学校的理想装备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宋文精选（二）
BOOK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苏　洵

辨奸论
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？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哉？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。

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！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，吾子孙无遗类矣！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语言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，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？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；然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？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。

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，身履夷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语言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为一人也，其祸岂可胜言哉？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濯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此岂其情也哉？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，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，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，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？不然，天下被其祸，而吾将获知言之名，悲夫！

心　术

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、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。

凡兵上义，不义，虽利勿动。非一动之为害，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义可以怒士，士以义怒，可与百战。

凡战之道，未战养其财，将战养其力，既战养其气，既胜养其心。谨烽燧，严斥堠，使耕者无所顾忌，所以养其财。丰犒而优游之，所以养其力。小胜益急，小挫益厉，所以养其气。用人不尽其所欲为，所以养其心。故士常蓄其怒，怀其欲而不尽。怒不尽则有余勇，欲不尽则有余贪。故虽并天下，而士不厌兵，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。不养其心，一战而胜，不可用矣。凡将欲智而严，凡士欲愚。智则不可测，严则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听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，而后可与之皆死。

凡兵之动，知敌之主，知敌之将，而后可以动于险。邓艾缒兵于蜀中，非刘禅之庸，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，彼固有所侮而动也。故古之贤将，能以兵尝敌，而又以敌自尝，故去就可以决。

凡主将之道，知理而后可以举兵，知势而后可以加兵，知节而后可以用兵。知理则不屈，知势则不沮，知节则不穷。见小利不动，见小患不避，小利小患，不足以辱吾技也，夫然辱可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养技而自爱者，无敌于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静可以制百动。

兵有长短，敌我一也。敢问：“否之所长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将不与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蔽而置之，彼将强与吾角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却；吾之所长，吾阴而养之，使之狎而堕其中，此用长短之术也。”

善用兵者，使之无所顾，有所恃。无所顾，则知死之不足惜；有所恃，则知不至于必败。尺棰当猛虎，奋呼而搡击；徒手遇晰蜴，变色而却步，人之情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将矣。袒裼而按剑，则乌获不敢逼；冠冑衣甲，据兵而寝，则童子弯弓杀之矣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，则力有余矣。

审　敌

中国，内也。四夷，外也。忧在内者，本也，忧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无内忧，必有外惧，本既固矣。盍释其末以息肩乎，曰未也。古者夷狄忧在外，今者夷狄忧在内，释其末可也。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。古者夷狄之势，大弱则臣，小弱则遁，大盛则侵，小盛则掠。吾兵良而食足，将贤而士勇，则患不在中原，如是而曰外忧可也。今之变夷，姑无望其臣与遁，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。北胡骄恣，为日久矣，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。昔者幸吾有西羌之变，出不逊语以撼中国，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，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。迨今凡数十百万，而犹慊然未满其欲，视中国如外府，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。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，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。故虽名为息民，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。名为外忧，而其实忧在内也。外忧之不去，圣人犹且耻之。内忧而不为之计，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。

古者匈奴之强，不过冒顿。当暴秦刻剥，刘项战夺之后，中国溃然矣。以今度之，彼宜遂入践中原，如决大河，溃蚁壤，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，何则？中原之疆，固皆百倍于匈奴，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。五代之际，中原无君，晋瑭苟一时之利，以子行事匈奴，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。孺子继立，大臣外叛，匈奴扫境来寇，兵不血刃，而京师不守，天下被其祸。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，以为可得而取矣。及吾宋景德中，大举来寇，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，遂与之盟以和。夫人之情，胜则狃，狃则败，败则惩，惩则胜。匈奴狃石晋之胜，而有景德之败。惩景德之败，而愚未知其所胜，甚可惧也。虽然，数十年之间，能以无大变者何也？匈奴之谋，必曰我百战而胜人，人虽屈而我亦劳。驰一介入中国，以形凌之，以势邀之，岁得金钱数十百万，如此数十岁，我益百千万，而中国损数百千万。吾日以富，中国日以贫，然后足以有为也。

天生北狄，谓之犬戎，投骨于地，狺然而争者，犬之常也。今则不然，边境之上，岂无可乘之衅，使之来寇，大足以夺一郡，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。而彼不以动其心者，此其志非小也。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，以伸其所大欲，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速谋。古人有言曰：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？匈奴之势，日长炎炎。今也柔而养之，以冀其卒无大变，其亦惑也。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，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。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。然以愚度之，当今中国，虽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，匈奴之力，虽足以犯边，然今十数年间，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，何也？非畏吾也，其志不止犯边也。其志不止犯边，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，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，以失吾之厚赂也。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。蛰鸟将击，必匿其形。昔者冒顿欲以攻汉，汉使至，辄匿其壮士健马。故兵法曰：辞卑者进也，辞强者退也。今匈奴之君臣，莫不张形势以夸我，此其志不欲战明矣。阖闾之入楚也，因唐蔡；勾践之入吴也，因齐晋。匈奴诚欲与吾战耶，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，河朔有王则之变，岭南有智高之乱，此亦可乘之势矣。然终不以动，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。吁，彼不欲战，而我遂不与战，则彼既得其志矣。兵法曰：用其所欲，行其所能，废其所不能，于敌反是。今无乃与此异乎！且匈奴之力，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。而夺一郡，杀掠数千人之利，彼又不以动其心。则我勿赂而已。勿赂而彼以为辞。

则对曰：尔无功于吾，岁欲吾赂，吾有战而已，赂不可得也。虽然，天下之人必曰：此愚人之计也。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，而无赂之为利，顾势不可耳。愚以为不然。

当今夷狄之势，如汉七国之势。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，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。项籍死，天下定，而诸将之地，因遂不可削。当是时，非刘氏而王者八国。高祖惧其且为变，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。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，而吴楚齐赵之强，反无以制。当是时，诸侯王虽名为臣，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。胶东胶西济南，又从而和之。于是擅爵人，赦死罪，戴黄屋，刺客公行，匕首交于京师，罪至彰也，势至逼也。然当时之人，犹且徜徉容与若不足虑。月不图岁，朝不计夕，循循而摩之，煦煦而吹之，幸而无大变。以及于孝景之世，有谋臣曰晁错，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。天下皆曰：诸侯必且反。错曰：“固也。削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则反疾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，吾惧其不及今反也。”天下皆曰晁错愚。吁，七国之祸，期于不免，与其发于远而祸大，不若发于近而祸小。以小祸易大祸，虽三尺重子，皆知其当然。而其所以不与错者，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。与知其势将有远祸，而度己不及见，谓可以寄之后人，以苟免吾身者也。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。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，而用一身之谋哉。

今者匈奴之强，不减于七国。而天下之人，又用当时之议，因循维持以至于今，方且以为无事。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，不如勿赂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。畏其疾也，不若畏其大，乐其迟也，不若乐其小。天下之势，如坐弊船之中，骎骎乎将入于深渊，不及其尚浅也舍之，而求所以自生之道，而以濡足为解者，是固夫覆溺之道也。圣人除患于未萌，然后能转祸而为福。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，而近忧小患，又惮而不决，则是远忧大患，终不可去也。

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，伐吴之役惟羊祜张华以为是。然则宏远深切之谋，固不能合庸人之意，此晁错所以为愚也。虽然，错之谋，犹有遗憾，何者？错知七国必反，而不为备反之计。山东变起，而关内骚动。今者匈奴之祸，又不若七国之难制。七国反，中原半为敌国。匈奴叛，中国以全制其后，此又易为谋也。然则谋之奈何？曰匈奴之计不过三：一曰声，二曰形，三曰实。匈奴谓中国怯久矣，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，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。今也遽绝之，彼必曰，战而胜，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。华人怯，吾可以先声胁之，彼将复赂我。于是宣言于远近，我将以某日围某所，以某日攻某所，如此谓之声。命边郡休士卒，偃旗鼓，寂然若不闻其声。声既不动，则彼之计，将出于形。除道斩棘，多为疑兵以临吾城，如此谓之形。深沟固垒，清野以待，寂然若不见其形。形又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。将遂练兵秣马以出其实。实而与之战，破之易耳。彼之计，必先出于声与形，而后出于实者。出于声与形，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。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，以幸一时之胜也。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，不可以施之于智。今夫叫呼跳踉，以气先者，世之所谓善斗者也。虽然，蓄全力以待之，则未始不胜彼。叫呼者声也，跳踉者形也，无以待之，则声与形者，亦足以乘人于卒。不然，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，是以不能胜也。韩许公节度宣武军，李师古忌公严整，使来告曰：吾将假道伐滑。公曰：尔能越吾界为盗耶？有以相待，无为虚言。滑师告急。公使谓曰：吾在此，公安无恐。或告除道剪棘，兵且至矣。公曰：兵来不除道也。师古诈穷，迁延以遁。愚故曰：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，

则技止此矣，与之战，破之易耳。方今匈奴之君，有内难新立，意其必易与。邻国之难，霸王之资也，且天与不取，将受其敝。贾谊曰：大国之王，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，数年之后，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，以病而赐罢。当是之时，而欲为安，虽尧舜不能。呜呼！是七国之势也。

项　籍

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，而无取天下之虑；曹操有取天下之虑，而无取天下之量；刘备有取天下之量，而无取天下之才。故三人者，终其身无成焉。且夫不有所弃，不可以得天下之势；不有所忍，不可以尽天下之利。是故地有所不取，城有所不攻，胜有所不就，败有所不避。其来不喜，其去不怒。肆天下之所为，而徐制其后，乃克有济。

呜呼！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，而死于垓下，无惑也。吾观其战于钜鹿也，见其虑之不长，量之不大，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。方籍之渡河，沛公始整兵向关。籍于此时，若急引军趋秦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据咸阳，制天下。不知如此，而区区与泰将争一旦之命。既全钜鹿，而犹徘徊河南、新安间，至函谷，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。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雠籍，则其势不得强而臣。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鼓城，使沛公得还定三秦，则天下之势，在汉不在楚。楚虽百战百胜，尚何益哉？故曰：兆垓下之死者，钜鹿之战也。

或曰：“虽然，籍必能入秦乎？”曰：“项梁死，章邯谓楚不足虑，故移兵伐赵，有轻楚心，而良将劲兵，尽于钜鹿。籍诚能以必死之士，击其轻敌寡弱之师，入之易耳。且亡秦之守关，与沛公之守，善否可知也；沛公之攻关，与籍之攻，善否又可知也。以秦之守，而沛公攻入之，沛公之守，而籍攻入之，然则亡秦之守，籍不能入哉？”

或曰：“秦可入矣，如救赵何？”曰：“虎方捕鹿，罴据其穴搏其子，虎安得不置鹿而返？返则碎于罴明矣。军志所谓‘攻其必救’也。使籍入关，王离、涉间必释赵自救，籍据关逆击其前，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，覆之必矣。是籍一举解赵之围，而收功于秦也。战国时，魏伐赵，齐救之，田忌引兵疾走大梁，因存赵而破魏。彼宋义号知兵，殊不达此，屯安阳不进，而曰待秦敝。吾恐秦未敝，而沛公先据关矣。籍与义俱失焉。”

是故，古之取天下者，常先图所守。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彼未尝见大险也。彼以为剑门者，可以不亡也。吾尝观蜀之险，其守不可出，其出不可继，兢兢而自完，犹且不给，而何足以制中原哉？若夫秦、汉之故都，沃土千里，洪河大山，真可以控天下，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，而后曰险哉？今夫富人，必居四通五达之都，使其财布出于天下，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。有小丈夫者，得一金椟而藏诸家，拒户而守之。呜呼，是求不失也，非求富也。大盗至，劫而取之，又焉知其果不失也？

高　祖

汉高祖挟数用术，以制一时之利害，不如陈平；揣摩天下之势，举指摇目，以劫持项羽，不如张良。微此二人，则天下不归汉。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。然天下已定，后世子孙之计，陈平、张良智之所不及，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，以中后世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。盖高帝之智，明于大而暗于小，至于此而后见也。

帝尝语吕后曰：“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刘氏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”。方是时，刘氏既安矣，勃又将谁安邪？故吾之意曰：“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，知有吕氏之祸也。”

虽然，其不去吕后，何也？势不可也。昔者武王没，成王幼，而三监叛。帝意百岁后，将相大臣及诸侯王，有武庚禄父者，而无有以制之也，独计以为家有主母，而豪奴悍婢，不敢与弱子抗。吕后佐帝定天下，为大臣素所畏服，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，以待嗣子之壮。故不去吕后者，为惠帝计也。

吕后既不可去，故削其党，以损其权，使虽有变，而天下不摇。是故以樊哙之功，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。呜呼！彼岂独于哙不仁邪？且哙与帝偕起，拔城陷阵，功不为少矣。方亚父嗾项庄时，微哙诮让羽，则汉之为汉，未可知也。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，时哙出伐燕，立命平、勃即斩之。

夫哙之罪未形也，恶之者诚伪未必也。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，亦明矣。彼其娶于吕氏，吕氏之族，若产、禄辈，皆庸才不足恤，独哙豪健，诸将所不能制，后世之患，无大于此矣。

夫高帝之视吕后也，犹医者之视堇也，使其毒可以治病，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。樊哙死，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。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。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，天也，使其尚在，则吕禄不可结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。

或谓哙于帝最亲，使之尚在，未必与产、禄叛。夫韩信、黥布、卢绾，皆南面称孤，而绾又最为亲幸。然及高祖之未崩也，皆相继以逆诛。谁谓百岁之后，椎埋屠狗之人，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，而不欣然从之邪？吾故曰：“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”

远　虑

圣人之道，有经、有权、有机，是以有民、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。曰经者，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；曰权者，民不得而知矣，群臣知之可也；曰机者，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，腹心之臣知之也。夫使圣人而无权，则无以成天下之务；无机，则无以济万世之功。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。而机者，又群臣所不得闻。群臣不得闻，谁与议？不议不济，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，不可一日无也。

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，而守之以礼乐也，则曰圣人无机。夫取天下与守天下，无机不能。顾三代圣人之机，不若后世之诈，故后世不得见其有机也。是以有腹心之臣。禹有益，汤有伊尹，武王有太公望。是三臣者，闻天下之所不闻，知群臣之所不知。禹与汤、武倡其上，而三臣者和之于下，以成万世之功。下而至于桓、文，有管仲、狐偃为之谋主。阖庐有伍员，勾践有范蠡、大夫种。高祖之起也，大将任韩信、英布、彭越；裨将任曹参、樊哙、滕公、灌婴；游说诸侯，任郦生、陆贾、枞公；至于奇机密谋，群臣所不与者，唯留侯、郾侯二人。唐太宗之臣多奇才，而委之深任之密者，亦不过房、杜。

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。君子有机以成其善，小人有机以成其恶。有机也，虽恶亦或济；无机也，虽善亦不克。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。司马氏、曹氏，贼也，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；陈胜、吴广，秦民之汤、武也，无腹心之臣以不克。何则？无腹心之臣者无机也，有机而泄也。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，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，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。

或曰：机者，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，守成之世，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？呜呼，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？未也。吾未见机之可去也。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；田文所谓“子少国危，大臣未附”，如此等事，何世无之？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，可谓寒心哉！昔者高祖之末，天下既定矣，而又以周勃遗孝惠、孝文；武帝之末，天下既治矣，而又以霍光遗孝昭、孝宣。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，而圣人常以垒卵为心。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。

传曰：“百官总己，以听于冢宰”。彼冢宰者，非腹心之臣，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邪？又曰：“五载一巡狩”。彼无腹心之臣，五载一出，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？今夫一家之中，必有宗老；一介之士，必有密友：以开心胸，以济缓急。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？

近世之君抚然于上，而使宰相眇然于下，上下不接，而其志不通矣。臣视君，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；而君亦如天之视人，泊然无爱之心也。是以社稷之忧、彼不以为忧，社稷之喜、彼不以为喜；君忧，不辱；君辱，不死。一人举之则用之，一人毁之则舍之。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，何暇尽心以忧社稷？数迁数易，视相府如传舍。百官泛泛于下，天子惸惸于上，一旦有卒然之忧，吾来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。

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，尊之如父师，爱之如兄弟，握手入卧内，同起居寝食；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百人誉之不加密，百人毁之不加疏；尊其爵，厚其禄，重其权：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，虑天下之变。太祖用赵中令也，得其道矣。近者，寇莱公亦诚其人，然与之权轻，故终以见逐，而天下几有不

测之变。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。

御　将

人君御臣、相易而将难。将有二，有贤将，有才将，而御才将尤难。御相以礼，御将以术。御贤将之术以信，御才将之术以智。不以礼、不以信，是不为也；不以术、不以智，是不能也。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。

六畜之初皆兽也。彼虎豹能搏能噬，而马亦能蹄，牛亦能触。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，故杀之；杀之不能，驱之而后已。蹄者可驭以羁绁，触者可拘以福衡，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。如曰是能蹄、是能触，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，则是天下无骐麟，终无服乘邪。

先王之选才也，自非大奸剧恶、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，未有不欲制之以术，而全其才以适于用。况为将者，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，顾其才何如耳。汉之卫、霍、赵充国，唐之李靖、李勣，贤将也；汉之韩信、英布、彭越，唐之薛万彻、侯君集、盛彦师，才将也。贤将既不多有，得才者而任之。苟又曰是难御，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。

结以重恩，示以赤心，美田宅，丰饮馔，歌童舞女，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折之以威，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。

近之论者或曰：“将之毕智竭虑、犯霜露、蹈白刃而不辞者，冀赏耳；为国家者，不如勿先赏，以邀其成功”。或曰：“赏，所以使人；不先赏，人不为我用”。是皆一隅之说，非通论也。将之才固有小大。杰然于庸将之中者，才小者也；杰然于才将之中者，才大者也。才小志亦小，才大志亦大。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之制御之术，以称其志。一隅之说，不可用也。夫养骐骥者，丰其刍粒，絷其羁络，居之新闲，浴之清泉，而后责之千里。彼骐骥者，其志常在千里也，夫岂以一饱而弃其志哉？至于养鹰则不然，获一雉，饲以一雀；获一兔，饲以一鼠。彼知不尽力于击搏，则其势无所得食。故然后为我用。才大者，骐骥也。不先赏之，是养骐骥者饥之，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。才小者，鹰也。先赏之，是养鹰者饱之，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。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，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，兼而用之可也。

昔者，汉高祖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，解衣衣之，推食哺之；一见英布而以为淮南王，供具饮食如王者；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。当是时，三人未有功于汉也。厥后，追项籍垓下，与信、越期而不至，捐数千里之地以畀之，如弃敝屣。项氏未灭，天下未定，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。何则？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，不极于富贵，则不为我用。虽极于富贵，而不灭项氏、不定天下，则其志不已也。至于樊哙、滕公、灌婴之徒则不然，拔一城、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；否，则终岁不迁也。项氏已灭，天下已定，樊哙、滕公、灌婴之徒，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。夫岂高帝至此而啬哉？知其才小而志小，虽不先赏，不怨；而先赏之，则彼将泰然自满，而不复以立功为事也。噫！方韩信之立于齐，蒯通、武涉之说未去也，当此之时而夺之王，汉其殆哉！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，而彼则曰：汉王不夺我齐也。故齐不捐，则韩信不怀。韩信无内心，则天下非汉之有也。呜呼！高帝可谓知大计矣。

任　相

古之善观人之国者，观其相何如人而已。议者常曰：“将与相均”。将特一大有司耳，非相侔也。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。有征伐无征伐，相皆不可一日轻。相贤邪，则群有司皆贤，而将亦贤矣。将贤邪，相虽不贤，将不可易也。故曰：将特一大有司耳，非相侔也。

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。为将者大概多才，而或顽钝无耻，非皆廉节好礼，不可犯者也。故不必优以礼貌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，则亦不可以常法御。何哉？豪纵不趋约束者，亦将之常态也。武帝视大将军往入踞厕，而李广利破大宛、侵杀士卒之罪，则寝而不问。此任将之道也。若夫任相，必节廉好礼者为之，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，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。古者，相见于天子，天子为之离席起立；在道为之下舆；有病亲问；不幸而死，亲吊。待之如此之厚，然其有罪，亦不私也。天地大变，天下大过，而相以不起闻矣；相不胜任，策书至而布衣出府，免矣；相有他失，而栈车牝马、归以思过矣。夫接之以礼，然后可以重其责，而使无怨言。责之重，然后接之以礼而不为过。礼薄而责重，彼将曰：“主上遇我以何礼？而重我以此责也，甚矣”。责轻而礼重，彼将遂弛然不肯自饬。故礼以维其心，而重责以勉其怠，而后为相者莫不尽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。

我观贾谊书至所谓“长太息”者，常反复读不能已。以为谊生文帝时，文帝遇将相大臣不为无礼。独周勃一下狱，谊遂发此。使谊生于近世，见其所以遇宰相者，则当复何如也？

夫汤、武之德，三尺童子皆知其为圣人，而犹有伊尹、太公者为师友焉。伊尹、太公非贤于汤、武也，而二圣人者，特不顾以师友之，以明有尊也。噫！近世之君姑勿于此责矣。天子御坐，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？无矣；在舆而下者有之乎？亦无矣。天子坐殿上，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，掌仪之官名而呼之，若郡守召胥吏耳。虽臣子为此亦不过。而尊尊贵贵之道不若，是亵也。

夫既不能接之以礼，则其罪之也，吾法将亦不得用。何者？不果于用礼而果于用刑，其心不服。故法曰：“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”。及其免相也，既曰有某罪，而刑不加焉，不过削之一官，而出之大藩镇。此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。贾谊曰：“中罪而自弛，大罪而自裁”。夫人不我诛，而安忍弃其身？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，人君者必有大愧于其臣故，其臣有所不为，武帝尝以不冠见平津侯，故当天下多事、朝廷多忧之际，使石庆得容其间而无怪焉。

然则必其待之如礼，而后可以责之如法也。且吾闻之，待以礼而彼不自效以报其上，重其责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、安其禄位、成其功名者，天下无有。彼人主傲然于上，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，孰若使宰相自效以报上之为利？宰相利其君之不责而丰其私者，孰若自勉以全其身、安其禄位、成其功名之为福？吾又未见去利而就害、远福而求祸者也。

重　远

武王不泄迩、不忘远，仁矣乎？非仁也，势也。天下之势犹一身。一身之中，手足病于外，则腹心为之深思静虑于内，而求其所以疗之之术；腹心病于内，则手足为之奔掉于外，而求其所以疗之之物。腹心、手足之相救，非待仁而后然，吾故曰“武王之不泄迩、不忘远，非仁也，势也”。势如此之急，而古之君独武王然者，何也？人皆知一身之势，而武王知天下之势也。夫不知一身之势者，一身危；而不知天下之势者，天下不危乎哉？秦之保关中，自以为子孙万世帝王，而陈胜、吴广乃楚人也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之势远近如一。

然以我言之，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。近之官吏贤邪，民誉之、歌之；不贤邪，讥之、谤之。誉歌讥谤者众，则必传，传则必达于朝廷。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。一夫不获其所，诉之刺史，刺吏不问，裹粮走京师，缓不过旬月，挝鼓叫号，而有司不得不省矣。是民有冤易诉也。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，乱何从始也？远方之民，虽使盗跖为之郡守、梼杌饕餮为之县令，郡县之民群嘲聚骂者虽千百为辈，朝廷不知也。白日执人于市，诬以杀人，虽其兄弟妻子闻之，亦不过诉之刺史，不幸而刺史又抑之，斯死且无告矣。彼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、吏卒旁列、箠械满前，骇然而丧胆矣。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，当复如何？而又行数千里，费且百万，富者尚或难之，而贫者又何能乎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。吾故曰“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。”

国家分十七路，河、朔、陕、右、南、广、川、峡，实为要区。河、朔、陕、右，一虏之防，而中国之所恃以安；南、广、川、峡，货财之源，而河、朔、陕、右之所恃以全。其势之轻重如何哉？

曩者北胡骄恣、西寇勃叛，河、朔、陕、右，尤所加卹，一郡守、一县令未尝不择。至于南、广、川、峡，则例以为远官，审官差除，取具临时，窜谪量移，往往而至。凡朝廷稍所优异者，不复官之南、广、川、峡，而其人亦以南、广、川、峡之官，为失职庸人无所归，故常聚干此。呜呼！知河、朔、陕、右之可重，而不知河、朔、陕、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轻，是欲富其仓而芜其田，仓不可得而富也。

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，土之所产又极富赡，明珠大贝、纨锦布帛，皆极精好，陆载水负出境而其利百倍。然而关讥门、征傲雇之费，非百姓私力所能办，故贪官专其利而齐民受其病。不招权、不鬻狱者，世俗遂指以为廉吏矣，而招权鬻狱者又岂能尽无？呜呼！吏不能皆廉，而廉者又止如此，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。

方今赋取日重，科敛日繁，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矣。淳化中，李顺窃发于蜀，州郡数十，望风奔溃。近者，智高乱广南，乘胜取九城如反掌。国家设城池、养士卒、蓄器械、储米粟，以为战守备，而凶竖一起，若涉无人之境者，吏不肖也。

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责者，莫若漕刑。南、广、川、峡，既为天下要区，而其中之郡县，又有为南、广、川、峡之要区者。其牧宰之贤否，实一方所以安危。幸而贤则已，其戕民、黩货，然有罪可诛者，漕刑固亦得以举劾。若夫庸陋，选■不才而无过者，漕刑虽贤明，其势不得易置。此犹弊车蹇马而求仆夫之善御也。郡县有败事不以责，漕刑则不可责之，则彼必曰：“败

事者某所，治某所者某人也，吾将何所归罪？”故莫若漕刑自举其人而任之。他日有败事，则谓之曰：“尔谓此人堪此职也，今不堪此职，是尔欺我也”。责有所任，罪无所逃。然而择之不得其人者，盖寡矣。其余郡县。虽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，亦当诏审官，俾勿轻授，赃吏冗流勿措置其间，则民虽在千里外，无异于处畿甸中矣。

广　士

古之取士，取于盗贼，取于夷狄。古之人非以盗贼、夷狄之事可为也，以贤之所在而已矣。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，贱而贱取焉。是以盗贼、下人、夷狄、异类，虽奴隶之所耻，而往往登之朝廷、坐之郡国，而不以为怍；而绳趋尺步、华言华服者，往往摈弃不用。何则？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、华言华服者，众也，朝廷之政、郡国之事，非特如此而可治也。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、华言而华服，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，则居此位可也。

古者天下之国大而多士大夫者，不过曰秦与齐也。而管夷吾相齐，贤也，而举二盗焉；穆公霸秦，贤也，而举由余焉。是其能果于是非，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。未闻有以用盗贼、夷狄而卑之者也。今有人非盗贼、非夷狄而不获用，吾不知其何故也。

夫古之用人，无择于势。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，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，武夫、健卒而贤则用之。今也，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，书声病、剽窃之文，而至享万钟之禄；公卿之子弟，饱食于家，一出而驱高车、驾大马，以为民上；武夫、健卒有洒扫之力，奔走之旧，久乃领藩郡、执兵柄；巫医、方技，一言之中，大臣且举以为吏。如此者，皆非贤也，皆非功也，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。而胥史、贱吏独弃而不录，使老死于敲榜趋走，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。吾甚惑也！不知胥、吏之贤优而养之，则儒生、武士或所不若。

昔者汉有天下，平津侯、乐安侯辈，皆号为儒宗，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。而其卓绝隽伟、震耀四海者，乃其贤人之出于吏、胥中者耳。夫赵广汉，河间之郡吏也；尹翁归，河东之狱吏也；张敞，太守之卒史也；王尊，涿郡之书佐也。是皆雄隽明博，出之可以为将，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，而皆出于吏、胥中者，有以也。夫吏、胥之人，少而习法律，长而习狱讼，老奸大豪，畏惮慑伏。吏之情伏，变化出入，无不谙究。因而官之，则豪民猾吏之弊、表里毫末毕见于外，无所逃遁。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，遇之以礼，而其志复，自知得自奋于公卿，故终不肯自弃于恶，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。故当此时，士君子皆优为之。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，大约亦不过几人；而其尤贤者，乃至成功如是。

今之吏胥则不然，始而入之，不择也，终而遇之以犬彘。长吏一怒，不问罪否，袒而答之，喜而接之，乃反与交手为市。其人常曰：“长吏待我以犬彘，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！”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，不肯为吏矣，况士君子而肯俯首为之乎？然使之谨饰，可用如两汉，亦不过择之以才，遇之以礼，恕其小过，而弃绝其大恶之不可贳忍者，而后察其贤有功，而爵之，禄之，贵之，勿弃之于冗流之间，则彼有冀于功名，自尊其身，不敢丐夺，而奇才绝智出矣。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、名数、声律之学者，又有不幸而不为者。苟一之以进士制策，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。使吏胥之人得出为长吏，是使一介之无所逃也。进士制策网之于上，此又网之于下，而曰天下有遗才者，吾不信也。

申　法

古之法简，今之法繁。简者不便于今，而繁者不便于古。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，而吏之时不若古之时也。先主之作法也，莫不欲服民之心。服民之心，必得其情，情然邪而罪亦然，则固入吾法矣。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，是以先生忿其幸而哀其无辜，故法举其略，而吏制其详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则以著于法，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。若其轻重出入，求其情而服其心者，则以属吏。任吏而不枉法，故其法简。今则不然。吏奸矣，不若古之良；民偷矣，不若古之淳。吏奸，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，或至于无艺。民偷，则吏虽以情出入，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。故今之法纤悉委备，不执于一，左右前后，四顾而不可逃。是以轻重其罪，出入其情，皆可以求之法。吏不奉法，则以举劾。任法而不任吏，故其法繁。古之法若方书，论其大概，而增损剂量，则以属医者，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。今之法若鬻履，既为其大者，又为其次者，又为其小者，以求合天下之足。故其简繁则殊，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，则一也。

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，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，何则？律令之所禁，画一明备，虽妇人孺子，皆知畏避，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，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。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，为之度，以一天下之长短；为之量，则齐天下之多寡；为之权衡，以信天下之轻重。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，资之官而后天下同。今也，庶民之家刻木比竹，绳丝缒石以为之。富商豪贾内以大，出以小。齐人适楚，不知其孰为斗，孰为斛。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，则若十指然。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，一也。先王恶奇货之荡民，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，故禁民采珠贝；恶夫物之伪而假真，且重费也，故禁民橐金以为涂饰。今也，采珠贝之民，溢于海滨；橐金之工，肩摩于列肆。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，二也。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，故冠服器皿，皆以爵列为等差，长短大小，莫不有制。今也，工商之家，曳纨锦，服珠玉，一人之身，循其首以至足，而犯法者十九。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，三也。先王惧天下之吏，负县官之势，以侵劫齐民也，故使市之坐贾，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，旬辄以上。百以百闻，千以千闻，以待官吏之私■；十则损三，三则损一以闻，以备县官之公籴。今也，吏之私■而从县官公籴之法，民曰：“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。”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。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，四也。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，故仕则不商，商则有罚；不仕而商，商则有征。是民之商不免征，而吏之商又加以罚。今也，吏之商既幸而不罚，又从而不征，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，负之以县官之徒，载之以县官之舟，关防不讥，津梁不呵。然则当吏而商，诚可乐也。民将安所措乎？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，五也。若此之类，不可以悉数。天下之人，耳习目熟，以为当然。宪官法吏，目击其事，亦恬而不问。

夫法者，天子之法也。法明禁之，而人明犯之，是不有天子之法也，衰世之事也。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，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，而吾以为吏胥之奸，由此五者始。今有盗白昼持挺（梃）入室，而主人不知之禁，则踰垣穿穴之徒，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。其必先治此五者，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。

《易》论

圣人之道，得《礼》而信，得《易》而尊。信之而不可废，尊之而不敢废。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，《礼》为之明，而《易》为之幽也。

生民之初，无贵贱，无尊卑，无长幼。不耕而不饥，不蚕而不寒，故其民逸。民之苦劳而乐逸也，若水之走下。而圣人者，独为之君臣，而使天下贵役贱；为之父子，而使天下尊役卑；为之兄弟，而使天下长役幼。蚕而后衣，耕而后食，率天下而劳之。一圣人之力，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。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，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，欣然戴之以为君师，而遵蹈其法制者，《礼》则使然也。圣人之始作《礼》也，其说曰：“天下无贵贱，无尊卑，无长幼，是人之相杀无已也。不耕而食鸟兽之肉，不蚕而衣鸟兽之皮，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。有贵贱，有尊卑，有长幼，则人不相杀。食吾之所耕，而衣吾之所蚕，则鸟兽与人不相食。”人之好生也甚于逸，而恶死也甚于劳。圣人夺其逸死而与劳生，此虽三尺竖子，知所趋避矣。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，《礼》为之明也。

虽然，明则易达，易达则亵，亵则易废。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，然后作《易》。观天地之象以为爻，通阴阳之变以为卦，考鬼神之情以为辞。探之茫茫，索之冥冥。童而习之，白首而不得其源，故天下视圣人，如神之幽，如天之高。尊其人而教亦随而尊。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，《易》为之幽也。

凡人之所以见信者，以其中无所不可测者也；人之所以获尊者，以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。是以《礼》无所不可测，而《易》有所不可窥，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。不然，则《易》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邪？

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，则无所施其教。卜筮者，天下之至神也。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。筮者，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。龟漫而无理者也，灼荆而钻之，方功义弓，惟其所为，而人何预焉。圣人曰：“是纯乎天，技耳。技何所施吾教。”于是取筮。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，必自分而为二始挂一。吾知其为一而挂之也。揲之以四，吾知其为四面揲之也。归奇于扐，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，人也。分而为二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，天也。圣人曰：“是天人参焉，道也。道有所施吾教矣。”于是因而作《易》，以神天下之耳目，而其道遂尊而不废。此圣人用其机权，以持天下之心，而济其道于无穷也。

《乐》论

《礼》之始作也，难而易行；既行也，易而难久。天下未知君之为君，父之为父，兄之为兄，而圣人为之君父兄。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，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。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，而圣人身先之以耻。呜呼！其亦难矣！天下恶夫死也久矣，圣人招之曰：“来！吾生尔。”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，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，而今也如此之安，则宜何从？故当其时，虽难而易行。既行也，天下之人视其君父兄，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，视拜起坐立，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。虽然，百人从之，一人不从，则其势不得遽至乎死。天下之人，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，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，则曰：“圣人欺我。”故当其时，虽易而难久。

呜呼！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，独有死生之说耳。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，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。劳逸之说胜，则圣人之权去矣。酒有鸩，肉有堇，然后人不敢饮食。药可以生死，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。去其鸩，撤其堇，则酒肉之权，固胜于药。圣人之始作礼也，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。曰：“告人以诚，而后人信之。幸今之时，吾之所以告人者，其理诚然，而其事亦然，故人以为信。吾知其理，而天下之人知其事。事有不必然者，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，此告语之所不及也。告语之所不及，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，于是观天地之间，得其至神之机，而窃之以为乐。

雨，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。日，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。风，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。隐隐砉砉而谓之雷者，彼何用也？阴凝而不散，物蹙而不遂，雨之所不能湿，日之所不能燥，风之所不能动，雷一震焉，而凝者散，蹙者遂。曰雨者，曰日者，曰风者，以形用。曰雷者，以神用。用莫神于声，故圣人因声以为乐。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，礼也。礼之所不及，而乐及焉。正声入乎耳，而人皆有事者事父事兄之心。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，而圣人之说，又何从而不信乎？

《诗》论

人之嗜欲，好之有甚于生，而愤憾怨怒，有不顾其死。于是礼之权又穷。《礼》之法曰：“好色不可为也。为人臣，为人子，为人弟，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。”使天下之人，皆不好色，皆不怨其君父兄，夫岂不善？使人之情，皆泊然而无思，和易而优柔，以从事于此，则天下固亦大治。而人情又不能皆然。好色之心，驱诸其中；是非不平之气，攻诸其外，炎炎而生，不顾利害，趋死而后已。噫！礼之权止于死生。天下之事，不至乎可以博生者，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。今也人之好色，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，勃然而发于其中，以为可以博生也。而先以死自处其身。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。死生之机去，则《礼》为无权。以区区无权之《礼》，以强人之所不能，则乱益甚而《礼》益败。

今吾告人曰：“必无好色，必无怨而君父兄。”彼将遂从吾言，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？将不能也。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，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。既已大弃而不顾，则人之好色，与怨其君父兄之心，将遂荡然无所隔限。而易内窃妻之变，与弒其君父兄之祸，必反公行于天下。圣人忧焉，曰：“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，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。患生于责人太详。好色之不绝，而怨之不禁，则彼将反不至于乱。”故圣人之道，严于《礼》而通于《诗》。

《礼》曰：“必无好色，必无怨而君父兄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好色而不至于淫，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。”严以待天下之贤人，通以全天下之中人。吾观《国风》婉娈柔媚，而卒守以正，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。《小雅》悲伤诟谶言，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，怨而不至于叛者也。故天下观下，曰：“圣人固许我以好色，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。许我以好色，不淫可也；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，则彼虽以虐遇我，我明讥而明怨之，使天下明知之。则吾之怨亦得当焉，不叛可也。”夫背圣人之法，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，非断不能也。断之始生于不胜。人不自胜其忿，然后忍弃其身。故《诗》之教，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。

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，以有桥而言也。水潦大至，桥必解。而舟不至于必败。故产者，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。吁！《礼》之权穷于易达而有《易》焉，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《乐》焉。穷于强人而有《诗》焉。吁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。

史论（上）

史何为而作乎？其有忧也。何忧乎？忧小人也。何由知之？以其名知之。楚之史曰《梼杌》，“梼杌”，四凶之一也。君子不待褒而劝，不待贬而惩；然则史之所惩劝者，独小人耳。仲尼之志大，故其忧愈大；忧愈大，故其作愈大，是以因史修经。卒之，论其效者必曰：“乱臣贼子惧”。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，其义一也。其义一，其体二，故曰史焉，曰经焉。大凡文之用四：事以实之，词以章之，道以通之，法以检之。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。

虽然，经以道法胜，史以事词胜；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，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；经非一代之实录，史非万世之常法。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。

夫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，然弗验之行事。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，故因赴告策书以修《春秋》，旌善而惩恶，此经之道也；就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，故本周礼以为凡，此经之法也；至于事则举其略，词则务于简，吾故曰“经以道法胜”。史则不然，事既曲详，词亦夸耀，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，吾故曰“史以事词胜”。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，则所褒莫见其善状，所贬弗闻其恶实，故曰：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。”使后人不通经而传史，则称谓不知所法，惩劝不知所沮，吾故曰“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”。经或从伪赴而书，或隐讳而不书；若此者众，皆适于教而已，吾故曰“经非一代之实录”。史之一纪、一世家、一传，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，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，安能事为之褒贬，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《春秋》哉！吾故曰“史非万世之常法”。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，器所待而正者也。然而不得器，则规无所效其圆，矩无所用其方，准无所施其平，绳无所措其直；史待经而正，不得史则经晦，吾故曰“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”。

噫！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，后之人其务晞迁固，实录可也。慎无若王通、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，则善矣。

明　论

天下有大知，有小知；人之知虑有所及，有所不及。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，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。愚者不知大知，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。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，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。既不能常，又不能时，悲夫殆哉。

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，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，而后可以时。常也者，无治而不治者也；时也者，无乱而不治者也。

日月经乎中天，大可以被四海，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，彼固无用，此区区小明也。故天下视日月之光，俨然其若君父之威。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，以至于今，而未尝可以一日无焉。

天下尝有言曰：叛父母，亵神明，则雷霆下击之。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。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，有时而不测也。使雷霆日轰轰焉，绕天下以求夫叛父母、亵神明之人而击之，则其人未必能尽，而雷霆之威无乃亵乎？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，可以用其明矣。

圣人之明，吾不得而知也。吾独爱夫贤者之用其心约，而成功博也，吾独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劳，而功不成也。是无他也，专于其所及而及之，则其及必精，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，则其及必粗。及之而精，人将曰：是惟无及，及则精矣。不然，吾恐奸雄之窃笑也。

齐威王即位，大乱三载。威王一奋，而诸侯震惧二十年。是何修何营邪？夫齐国之贤者，非独一即墨大夫明矣，乱齐国者，非独一阿大夫欤？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，几人亦明矣。一即墨大夫易知也，一阿大夫易知也，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，几人易知也。从其易知而精之，故用心甚约，而成功博也。

天下之事，譬如有物十焉，吾举其一，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。历数之至于九，而不知其一，不知举一之不可测也，而况乎不至于九也。

上皇帝书（节选）

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，眉州布衣臣苏洵谨顿首再拜，冒万死上书皇帝阙下。……臣自惟疏贱，未敢遽言，而其近而易行，浅而易见者，谨条为十通，以塞明诏。

其一曰，臣闻利之所在，天下趋之。是故千金之子，欲有所为，则百家之市，无宁居者。古之圣人，执其大利之权，以奔走天下，意有所响，则天下争先为之。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权而不能用，何则？古者赏一人而天下劝，今陛下增秩拜官，动以千计，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，而不知戮力以报上之恩。至于临事，谁当效用，此由陛下轻用其爵禄，使天下之士，积日持久而得之。譬如傭力之人，计工而受直，虽与之千万，岂知德其主哉！是以虽有能者，亦无所施，以为谨守绳墨，足以自致高位，官吏繁多，滥于局外，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处之，而不暇择其贤不肖，以病陛下之民，而耗竭大司农之钱谷。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也。臣窃思之，盖今制天下之吏，自州县命录幕职而改京官者，皆未得其术，是以若此纷纷者。今虽多其举官而远其考，重其举官之罪，此适足以隔者而容不肖。且天下无事，虽庸人皆足以无过，一旦改官，无所不为。彼其举者曰：此廉吏、此能吏。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。幸而未有败事，则为廉与能矣。虽重其罪，未见有益，上下相蒙，请托公行。莅官六七考，求举主五六人，此谁不能者？臣愚，以为举人者当使明著其迹。曰：某人廉吏也。尝有某事以知其廉；某人能吏也，尝有某事以知其能。虽不必有非常之功，而皆有可纪之状，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。如此，则夫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不得入其间，老于州县不足甚惜，而天下之吏必皆务为可称之功，与民兴利除害，惟恐不出诸己。此古之圣人所以驱天下之人而使争为善也。有功而赏，有罪而罚，其实一也。……

其二曰，臣闻古之者制爵禄，必皆孝弟忠信修絜博习闻于乡党而达于朝廷以得之。及其后世不然，曲艺小数，皆可以进。然其得之也，犹有以取之，今弊不若今之甚也。今之任人，最无谓者，其所谓任子乎！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，而又任其子弟，子将复任其子孙，孙又任其子，是不学而得者尝无穷也。夫得之者也易，则其失之也不甚惜。以不学之人，而居不甚惜之官，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。朝廷自近年始有意于裁节，然皆知损之，而未得其所损。此所谓制其末而不穷其源，见其粗而未识其精，侥幸之风少衰而犹在也。夫圣人之举事，不惟曰利而已，必将有以大服天下之心。今欲有所去也，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说，故虽尽去而无疑者。何者？恃其说明也。夫所谓任子者，亦犹曰信其父兄，而用其子弟云尔。彼其父兄固学而得之也。学者任人，不学者任于人，此易晓也。今之制，苟幸而其官至于可任者举使任之，不问其始之何从而得之也。且彼任于人不暇，又安能任人？此犹借资之人，而欲从之匄贷，不已难乎？……

其三曰，臣闻自设官以来，皆有考绩之法。周室既亡，其法废绝。自京房建考课之议，其后终不能行。夫有官必有课，有课必有赏罚。有官而无课，是无官也；有课而无赏罚，是无课也。无官无课，而欲求天下之大治，臣不识也。然更历千载，而终莫之行，行之则益以纷乱，而终不可考。其何故也？天下之吏，不可以胜考，今欲人人而课之，必使入于九等之中。此宜其颠倒错谬，而不若无之为便也。臣观自昔行考课者，皆不得其术。盖天下之官，皆有所属之长，有功有罪，其长皆得以举刺。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，则其

长将为将安用？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，则课之所宜加。何者？其位尊，故课一人，而其下皆可以整齐，其数少，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。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，守令丞尉，贤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。夫守令丞尉贤不肖之不辨，其咎在职司之不明。职司之不明，其咎在无所属而莫为之长。陛下以无属之官，而寄之以一路，其贤不肖当使谁察之？古之考绩者皆从司会而至于天子，古之司会，即今之尚书。尚书既废，惟史可以总察中外之官。臣愚，以为可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，而于御使台别立考课之司，中丞举其大纲，而属官之中，选强明者一人，以专治其事。……

其六曰，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，以法而制天下，法之所不及，天下斯欺之矣！且法必有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其有所不及，是故存其大略，而济之以至诚，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。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，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。人君御其大臣，不可以用法，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后能御也，则其疏远小吏，当复何以哉！以天下之大，而无可信之人，则国不足以为国矣！臣观今两制以上，非无贤俊之士，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，莫肯于绳墨之外，为陛下深思远虑，有所建明。何者？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。臣请得举其一二以言之。夫两府与两制，宜使日夜交于门，以讲论当世之务。且以司知其为人，临事授任，以不失其才。今法不可以相往来，意将以杜其告谒之私也。君臣之道不同，人臣惟自防，人君惟无防之。是以欢欣相接而无间。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？当无所请属，以为不可信邪？彼何患无所致其私意？安在相往来邪？今两制知举，不免用封弥誊录，既奏而下，御使亲往莅之，凛凛如鞠大狱，使不知谁人之辞，又何其甚也。臣愚，以为如此之类，一切撤去，彼稍有知，宜不忍负。若其犹有所欺也，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。

……

其十曰，臣闻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议，为其疏贱而无嫌也，不知爵禄之可爱，故其言公，不知君威之可畏，故其言直。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，无所爱借，顾念于其心者，是以天下之事。陛下之诸臣所不敢尽言者，臣请得以僭言之。陛下擢用俊贤，思致太平，今几年矣！事垂立而辄废，功未成而旋去，陛下知其所由乎？陛下知其所由，则今之在位者，皆足以有立，若犹未也。虽得贤臣千万，天下终不可为。何者？小人之根未去也。陛下遇士大夫有礼，凡在位者不敢用亵狎戏嫚以求亲媚于陛下，而谗言邪谋之所由至于朝廷者，天下之人皆以为陛下不疏远宦官之过，陛下特以为耳目玩弄之臣，而不知其阴贼险诈，为害最大。天下之人，无由至于陛下之前，故皆通于宦官，珠玉锦绣所以为赂者，络绎于道，以间关龃龉贤人之课，陛下纵听不用，而大臣常有所顾忌以不得尽其心。臣故曰，小人之根未去也。窃闻之道路，陛下将有意去而疏之也。若如所言，则天下之福。然臣方以为忧而未敢贺也。古之小人，有为君子之所抑，而反激为天下之祸者，臣每伤痛之……。

曩臣所著二十篇，略言当世之事，陛下虽以此召臣，然臣观朝廷之意，特以其文采词致，稍有可嘉，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……。

上韩枢密书

太尉执事：洵著书无他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，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，苟深晓其意，施之于今，无所不可。昨因请见，求进末议，太尉许诺，谨撰其说。言语朴直，非有惊世绝俗之谈，甚高难行之论，太尉取其大纲，而无责其纤悉。

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，而养兵不用之可畏。今夫水，激之山，放之海，决之为沟塍，壅之为诏泄，是天下之人能之。委之江河，注淮泗，汇为洪，潴为大湖，万世而不溢者，自禹之后，未之见也。夫兵者，聚天下不义之徒，授之以不仁之器，而教之以杀人之事。夫惟天下之未安，盗贼之未殄，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，用其不仁之器，而行其杀人之事。当是之时，勇者无余力，智者无余谋，巧者无余技，故其不义之心，变而为忠，不仁之器，加之于不仁，而杀人之事，施之于当杀。及夫天下既平，盗贼既殄，不义之徒，聚而不散，勇者有余力，则思以为乱；智者有余谋，则思以为奸；巧者有余技，则思以为诈。于是天下之患，杂然出矣！盖虎豹终月而不杀，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；蝮蝎终日而不螫，则噬齧草木以致其毒。其理固然，无足怪者。

昔者刘、项奋臂于草莽之间，秦、楚无赖子弟，千百为辈，争起而应者，不可胜数，转斗五、六年，天下厌兵，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。方是时，分王诸将，改定律命，与天下休息，而韩信、黥布之徒，相继而起七国。高祖死于介胄之间，而莫能止也。连延及于吕氏之祸，讫孝文而后定。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。刘、项之势，初若决河，顺流而下，诚有可喜。及其崩溃四出，放乎数百里之间，拱手而莫能救也。呜呼，不有圣人，何以善其后！太祖、太宗，躬擐甲胄，跋涉险阻，以斩刈四方之蓬蒿。用兵数十年，谋臣猛将满天下，一旦卷甲而休之，传四世而天下无变，此何术也？荆楚九江之地，不分于诸将，而韩信、黥布之徒，无以启其心也。虽然，天下无变，而兵久不用，则其不义之心，蓄而无所发，饱食优游，求逞于良民。观其平居无事，出怨言以邀其上，一日有急，是非人得千金，不可使也。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，西川之事，洵实亲见。凡郡县之富民，举而籍其民，得钱数百万，以为酒食馈饷之费，杵声未绝，城辄随坏。如此者，数年而后定。卒事，官吏相贺，卒徒相矜，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。

比来京师，游阡陌间，其曹往往偶语，无所讳忌，闻之土人，方春时尤不忍闻，盖五六月矣。会京师忧大水，锄、耰畚筑，列于两河之壖。县官日费千万，传呼劳问之声，不绝者数十里，犹且睊睊狼顾莫肯效用。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，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，天下之势，今何如也。御将者，天子之事也；御兵者将之职也。天子养尊而处优，树恩而收名，与天下为喜乐者也。故其道不可以御兵。人臣执法而不求情，尽心而不求名，出死力以捍社稷，使天下之心，系于一人，而己不与焉。故御兵者，人臣之事，不可以累天子也。今之所患，大臣好名而惧谤。好名则多树私恩，惧谤则执法不坚，是以天下之兵，豪纵至此，而莫之或制也。顷者，狄公在枢府，号为宽厚爱人，狎昵士卒，得其欢心，而太尉适承其后。彼狄公者，知御外之术，而不知治内之道，此边将材也。古者兵在外，爱将军而忘天子；在内，爱天子而忘将军。爱将军，所以战；爱天子，所以守。狄公以其御外之心，而施诸其内，太尉不反其道，而何以为治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，一旦绳之以法，恐

因以生乱。昔者郭子仪去河南，李光弼实代之，将至之日，张用济斩于辕门，三军股栗。夫以临淮之悍，而代汾阳之长者，三军之士，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，而立乎严师之侧，何乱之敢生？且夫天子者，天下之父母也，将相者，天下之师也。师虽严，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；将相虽厉，天下不敢以咎其君，其势然也。天子者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故天下望其生，及其杀之也，天下曰，是天子杀之。故天子不可以多杀。人臣奉天子之法，虽多杀，天下无所归怨。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。

伏维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，而无幸一时之名，尽至公之心，而无卹三军之多言。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，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，彼思天子之深仁，则畏而不至于怨；思太尉之威武，则爱而不至于骄。君臣之体顺，而畏爱之道立，非太尉吾谁望耶！

上富丞相书

相公阁下：往年天子震怒，出逐宰相，选用旧臣，堪付属以天下者，使在相府，与天下更始，而阁下之位，实在第三。方是之时，天下咸喜相庆，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，故默然在此。方今困而后起，起而复为宰相，而又值乎此时也，不为而何为？且吾君之意，待之如此其厚也，不为而何以副吾望？故咸曰，后有下命而异于他日者，必吾富公也。朝夕而待之，跂首而望之，望望然而不获见也，戚戚然而疑。呜呼！其弗获闻也，必其远也。进而及于京师，亦无闻焉。不敢以疑，犹曰，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，数十年之间，如此其变也，皆曰，贤人焉。或曰，彼其中则有说也，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。然而不能无忧。

盖古之君子，爱其人也，则忧其无成。且尝闻之，古之君子，相是吾也，与是人也，皆立于朝，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，而后无忧。且一人之身，而欲擅天下之事，虽见信于当时，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，则事不可以成。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，事不出于己而不忌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，然犹欲得其心焉。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，事不出己而忌其成功，是以有不平之心生。夫或居于吾前，或立于吾后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，则身危。故君子之出处于其间也，不使之不平于我也。

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，而召公惑，何者？天下固惑乎大者也。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。周公定天下，诛管、蔡，告召公以其志，以安其身，以及于成王。故凡安其身者，以安乎周也。召公之于周公，管、蔡之于周公，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。以为周之天下，公将遂取之也。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，告其可以告语者，而和其不平之心。然则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，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。天下之人，从士而至于卿大夫，宰相集处其上，欲有所为，何虑而不成。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，以成其不平之衅，则害其大事。是以君子忍其小忿，以容其小过，而杜其不平之心，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。且吾之小忿，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，故宁小容焉。使无芥蒂于其间。

古之君子，与贤者并居而同乐，故其责之也详；不幸而与不肖者偶，不图其大而治其细，则阔远于事情，而无益于当世。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，不然则否。昔者诸吕用事，陈平忧惧，计无所出。陆贾入见，说之，使交欢周勃，陈平用其策，卒得绛侯北军之助，以灭诸吕。夫绛侯本强之人也，非陈平致之而谁也。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，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。曩者陛下即位之初，寇莱公为相，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，又不能与之无忿，故终以斥去。及范文正公在相府，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，失于急于不忍小忿，故群小人亦急逐之。一去遂不复用，以殁其身。

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，立于天子之下，百官之上，此其深谋远虑，必有所处，而天下之人，犹未获见。洵，西蜀之人也，窃有志于今世，愿一见于堂上。伏惟阁下深思之，无忽。

上文丞相书

昭文相公执事；天下之事，制之在始；始不可制，制之在末。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。救之于其末，而其始不为无谋，失诸其始而邀诸其终，而天下无遗事。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，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。盖周公营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，然及其收天下之士，而责其贤不肖之分，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。盖常举之于诸侯，考之于太学，引之于射宫而试之弓矢，如此其备矣。然而管叔、蔡叔，文王之子，而武王、周公之弟也。生而与之居处，习知其性之所好恶，与夫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者，宜愈详矣。然其不肖之实，卒不见于此时。及其出为诸侯监国，临大事而不克自定，然后败露，以见其不肖之才。且夫张弓而射之，一不失容，此不肖者或能焉。而圣人岂以为此足以尽人之才！盖将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，而后观其临事而黜其不肖。故曰：“始不可制，制之在末。”于此有人求金于沙，敛而扬之，惟其扬之也，精，是以责金于扬，而敛则无择焉。不然，金与沙砾皆不录而已矣。故欲求尽天下之贤俊，莫若略其始；欲求责实于天下之官，莫若精其终。

今者天下之官，自相府而至于一县之丞尉，其为数实不可胜计，然面大数已定。余吏滥于官籍，大臣建议减任子、削进士以求便天下。窃观古者之制，略于始而精于终，使贤者易进，而不肖者易犯。夫易犯故易退，易进故贤者众。众贤进而不肖者易退，夫何患官冗。今也，艰之于其始，窃恐夫贤者之难进，与夫不肖者之无以异也。

方今进退天下士大夫之权，内则御使，外则转运。而士大夫之间，洁然而无过，可以任为吏者，其实无几。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？往年吴中复在犍为，一月而发二吏；中复去职，而吏之罪免者旷岁无有也。虽然，此特洵之所见耳！天下之大，则又可知矣。

国家法令甚严，洵从蜀来，见凡吏商者皆不征，非追胥调发，皆得役天子之夫。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，从其犯而黜之。十年之后，将分职之不给，此其权在御使转运。而御使转运之权，实在相公，顾甚易为也。今四方之士，会于京师，口语籍籍，莫不为此，然皆莫肯一言于其上，诚以为近于私我也。

洵，西蜀之人，方不见用于当世，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，是以肆言于其间，而可以无嫌。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，征伐四国，以安天子，毅然立朝，以威制天下。名著功遂，文武并济，此其享功业之重，而居富贵之极，于其平生之所望，无复慊然者。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？可以复动其志，故遂以此告其左右，惟相公亮之。

上田枢密书

天下所以与我者，岂偶然哉！尧不得以与丹朱，舜不得以与商均，而瞽瞍不得夺诸舜。发于其心，出于其言，见于其事，确乎其不可易也。圣人不得以与人，父不得夺诸其子，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，不偶然也。

夫其所以与我者，必有以用我也，我知之，不得行之，不以告人。天固用之，我实置之，其名曰弃天。自卑以求幸其言，自小以求用其道，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？而我如此也，其名曰亵天。弃天，我之罪也；亵天，亦我之罪也。不弃不亵，而人不我用，不我用之罪也。其名曰逆天。然者弃天、亵天者，其责在我；逆天者，则责在人。在我者，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，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，而求免夫天下后世之讥，在人者，吾何知焉？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，而暇为人忧乎哉！孔子、孟轲之不遇，老于道途，而不倦不愠，不怍不沮者，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。卫灵、鲁哀、齐宣、梁惠之徒，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。然则孔子、孟轲之目，将不瞑于地下矣。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，如此而生，如此而死，如此而贫贱，如此而富贵。升而为天，沉而为渊，流而为川，止而为山，彼不预吾事，吾事毕矣。切怪夫后之贤者，不能自处其身，饥寒困穷之不胜，而号于人。呜呼！使吾诚死于饥寒困穷耶！则天下后世之责，将必有在，彼其身之责，不自任以为忧，而吾取而加之吾身，不亦过乎？

今洵之有肖，何敢自列于圣贤？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轻者。何则？天下之学者，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！然及其不成也，求一言之几乎道，而不可得也。千金之子，可以贫人，可以富人，非天之所与。虽以贫人富人之权，求一言之几乎道，不可得也。天子之宰相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非天之所与。虽以生人、杀人之权，求一言之几乎道，不可得也。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，亦已久矣。其言语，其文章，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，而传于后与否，独怪夫得之之不劳。方其致思于心也，若或启之，得之心而书之纸也，或若相之，夫岂无一言之几于道者乎？千金之子，天子之宰相，求而不得者，一旦在己，故其心得以自负，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。曩者见执事于益州，当时之文，浅狭可笑，饥寒困穷乱其心，而声律记问，又从而破坏其体，不足观也已。数年来，退居山野，自分永弃，与世俗日疏阔，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。诗人之优柔，骚人之清深，孟、韩之温醇，迁、固之雄刚，孙、吴之简切，投之所向，无不如意。尝试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，其失也流而为迂，晁错得圣人之权，其失也流而为诈。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，其惟贾生乎！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。

作策二道，曰《审势》、《审敌》；作书十篇，曰《权书》。洵有山田一顷，非凶岁，可以无饥，力耕而节用，亦足以自老。不肖之身不足惜，而天之所与者，不忍弃，且不敢亵也。执事之名满天下，天下之士，用与不用在执事，故敢以所谓策二道，《权书》十篇为献。平生之文，远不可多致。有《洪范论》、《史论》十篇，近以献内翰欧阳公。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，议天下之事，则斯文也。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。若夫言之可用，与夫身之可贵与否者，执事事也。执事责也，于洵何有哉！

上余青州书

洵闻之：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，曰：三以为令尹而不喜，三夺其令尹而不怒。其为令尹也，楚人为之喜；而其去令尹也，楚人为之怒；己不期为令尹，而令尹自至。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，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。是以喜怒不及其心，而人为之嚣嚣。磋夫，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！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，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，人自为弃我取我，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，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。

昔者，明公之初自奋于南海之滨，而为天下之名卿。当其盛时，激昂慷慨论得失，定可否，左摩西羌，右揣契丹，奉使千里，弹压强悍，不屈之虏，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，名声四溢于中原，而磅礴于戎狄之国，可谓至盛矣。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，盖其间十有余年。明公无求于人，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。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，充斥万里而莫之，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，折尺箠而笞之，不旋踵而南方乂安。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。适会事变以成大功，功成而爵禄至。明公之于进退之事，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。悲夫，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，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，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，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；穷者藜藿不饱，布褐不暖，为贫贱之所摧折，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。此二人者，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。何者？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。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，而后可与语此。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，我知之矣，而不敢以告人也。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，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，岂天为之名邪？其无乃亦人之自相名邪。夫天下之官，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，而下至于士。此四人者，皆人之所自为也，而人亦自贵之。天下以为此四者，绝群离类，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，则不亦大惑矣哉！盍亦反其本而思之，夫此四名者，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，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。夫此四名者，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，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，亦何以异此。有才者为贤人，而有德者为君子，此二名者夫轻也哉？而今世之士，得为君子者，一为世之所弃，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，而况以与三公争哉。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，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，君子岂有间于其间，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！

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，而狃于贫贱之辱，其尝之也，盖以多矣。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。洵，西蜀之匹夫，尝有志于当世，因循不遇，遂至于老。然其尝所欲见天下之士，盖有五六人。五六人者已略见矣，而独明公之未尝见，每以为恨。今明公来朝，而洵适在此，是以不得不见。伏惟加察，幸甚！

上欧阳内翰第一书

内翰执事：洵布衣穷居，尝窃有叹，以为天下之人，不能皆贤，不能皆不肖。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，合必离，离必合。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，而范公在相府，富公为枢密副使，执事与余公、蔡公为谏官，尹公驰骋上下，用力于兵革之地。方是之时，天下之人，毛发丝粟之才，纷纷然而起，合而为一。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，不足以自奋于其间，退而养其心，幸其道之将成，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。不幸道未成，而范公西，富公北，执事与余公、蔡公分散四出，而尹公亦失势，奔走于小官。洵时在京师，亲见其事，忽忽仰天叹息，以为斯人之去，而道虽成，不复足以为荣也。既复自思，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，其始也，必有善人焉推之；今也，亦必有小人焉间之。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，则已矣！如其不然也，吾何忧焉？姑养其心，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，何伤？退而处十年，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，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，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，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，其势将复合为一。喜且自贺，以为道既已粗成，而果将有以发之也。既又反而思，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，盖有六人焉，今将往见之矣。而六人者，已有范公、尹公二人亡焉，则又为之潸然出涕（一作泪）以悲。呜呼！二人者不可复见矣，而所恃以慰此心者，犹有四人也，则又以自解。思其止于四人也，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。以发其心之所欲言。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，远方寒士，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；余公、蔡公，远者又在万里外，独执事在朝廷间，而其位差不甚贵，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。而饥寒衰老之病，又痼而留之，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。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，十年而不得见，而其人已死，如范公，尹公二人者；则四人者之中，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，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！

执事之文章，天下之人莫不知之；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，愈于天下之人。何者？孟子之文，语约而意尽，不为巉刻斩绝之言，而其锋不可犯。韩子之文，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鱼鼋蛟龙，万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；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，苍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视。执事之文，纡馀委备，往复百折，而条达疏畅，无所间断，气尽语极，急言谒论，而容与闲易，无艰难劳苦之态。此三者，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，其味黯然而长，其光油然而幽，俯仰揖让，有执事之态。陆贽之文，遣言措意，切近的当，有执事之实；而执事之才，又自有过人者。盖执事之文，非孟子、韩子之文，而欧阳子之文也。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，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；彼不知者，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。夫誉人以求其悦己，洵亦不为也；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，而不自知止者，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。

虽然，执事之名，满于天下，虽不见其文，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。而洵也不幸，堕在草野泥涂之中。而其知道之心，又近而粗成。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，自托于执事，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、何从而信之哉？洵少年不学，生二十五岁，始知读书，从士君子游。年既已晚，而又不遂刻意厉行，以古人自期，而视与已同列者，皆不胜己，则遂以为可矣。其后困益甚，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，始觉其出言用意，与己大异。时复内顾，自思其才，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。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，取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韩子及其他圣人、贤人之文，而兀然端坐，终日以读之者，七八年矣。方其

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。及其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。若人之言固当然者，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时既久，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，试出而书之。已而再三读之，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，然犹未敢以为是也。近所为《洪范论》、《史论》凡七篇，执事观其如何？噫嘻！区区而自言，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，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。

上王长安书

判府左丞阁下：天下无事，天子甚尊，公卿甚贵，士甚贱。从士而逆数之，至于天子，其职也甚厚，其为变也甚难。是故天子之尊，至于不可指，而士之卑，至于可杀！呜呼，见其安而不见其危，如此而已矣！

卫懿公之死，非其无人也，以鹤辞而不与战也；方其未败也，天下之士，望为其鹤而不可得也；及其败也，思以千乘之国，与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。人知其卒之至于如此，则天子之尊，可以慄慄于上；而士之卑，可以肆志于下，又焉敢以势言哉！夫士之贵贱，其势在天子；天子之存亡，其权在士。世衰道丧，天下之士，学之不明，持之不坚，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权，下而就一匹夫贵贱之势。甚矣，夫天下之惑也。持千金之璧，以易一瓦缶，几何其不举而弃诸沟也。古之君子，其道相为徒，其徒相为用，故夫一夫不用乎此，则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，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忧，而后有失一士之惧。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，以苟容其身，故其始也轻用之，而其终也亦轻去之，呜呼，其亦何便于此也。

当今之世，非有贤公卿，不能振其前，非有贤士，不能奋其后。洵从蜀来，明日将至长安，见明公而东。伏惟读其书而察其心，以轻重其礼，辛甚！辛甚！

上张侍郎第一书

侍郎执事：明公之知洵，洵知之，明公知之，他人亦知之。洵之所以获知于明公，明公之所以知洵者，虽暴之天下，皆可以无愧。今也将有所私告于执事，念将以屑屑之私，坏败其至公之节，欲忍而不言而不能，欲言而不果，勃然交于胸中，心不宁而颜忸怩者，累月而后决。

窃见古之君子知其人也，忧其人，以至于其父母、昆弟、妻子，以至于其亲族朋友，忧之固其责也。虽然，自我求之，则君子讥焉；知之而不忧，不忧而求人忧，则君子交讥之。洵之意以为宁在我，而无宁在明公。故用此决其意而发其言，以私告于下执事，明公试一听之。洵有二子：轼、辙，齠龀授经，不知他习。进趋拜跪，仪状甚野，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。始学声律，既成，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。读孟、韩文，一见以为可作。引笔书纸，日数千言，坌然溢出，若有所相。年少狂勇，未尝更变，以为天下之爵禄，可以攫取。闻京师多贤士大夫，欲往从之游，因以举进士。洵今年几五十，以懒钝废于世，誓将绝进取之意。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。今年三月，将与之如京师，一门之中，行者三人，而居者尚十数口。为行者计，则害居者，为居者计，则不能行，栖栖焉无所告诉。夫以负贩之夫，左提妻，右挈子，奋身而往，尚不可御，有明公以为主，夫焉往而不济。今也望数千里之外，茫然如梯天而航海，蓄缩而不进，洵亦羞见朋友。明公居齐桓、晋文之位，惟其不知洵，惟其知而不忧，则又何说？不然，何求而不克？轻之于鸿毛，重之于泰山，高之于九天，远之于万里，明公一言，天下谁议！将使轼、辙求进于下风，明公引而察之，有一不如所言，愿赐诛绝，以惩欺罔之罪。

上张侍郎第二书

省主侍郎执事：洵始至京师时，平生亲旧，往往在此，不见者盖十年矣。惜其老而无成，问所以来者。既而皆曰：“ 子欲有求，无事他人，须张益州来乃济。 ”且云：“ 公不惜数千里走表，为子求官；苟归立便殿上，与天子相唯诺，顾不肯邪？ ”

退自思公之所与我者，盖不为浅。所不可知者，惟其力不足而势不便，不然，公于我无爱也。闻之古人，“ 日中必熯，操刀必割。 ”当此时也，天子虚席而待公，其言宜无不听用。洵也与公有如此之旧，适在京师，且未甚者，而犹足以有为也。此时而无成，亦足以见他人之无足求，而他日之无及已。昨闻车马至此有日，西出百余里迎见，雪后苦风，晨至郑州，唇黑面裂，僮仆无人色。从逆旅主人得束薪，缊火良久，乃能以见。出郑州十里许，有导骑从东来，惊愕下马立道周，云宋端明且至，从者数百人，足声如雷，已过，乃敢上马徐去。私自伤至此！

伏惟明公所谓洁廉而有文，可以比汉之司马子长者，盖穷困如此！岂不为之动心，而待其多言邪！

上韩丞相论山陵书

四月二十三日，将仕郎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苏洵，惶恐再拜上书昭文相公执事。洵本布衣书生，才无所长，相公不察而辱收之，使与百执事之末，平居思所以仰报盛德，而不获其所。今者先帝新弃万国，天子始亲政事，当海内倾耳侧目之秋，而相公实为社稷柱石、莫先之臣，有百世不磨之功。伏惟相公将何以处之？古者天子即位，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。盖汉昭即位，休息百役，与天下更始，故其为天子曾未逾月，而恩泽下布于海内。窃惟当今之事，天下之所谓最急，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，辄敢以告于左右。

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，在位四十余年，而宫室游观天无所增加，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，天下称颂，以为文景之所不若。今一旦奄弃臣下，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，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，掇取厚葬之名，而遗之以累其盛明。故洵以为当今之议，莫若薄葬。窃闻顷者，癸酉赦书既出，郡县无以赏兵，例皆贷钱于民，民之有钱者，皆莫肯自输。于是有威之以刀锯，驱之以笞箠，为国结怨。仅而得之者，小民无知，不知与国同忧。方且狼顾而不宁，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，又以复下，计今不过秋冬之间，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。窃惟先帝平昔之所以爱惜百姓者，如此其深，而其所以检身节俭者，如此其甚也，推其平生之心，而计其既殁之意，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，亦已明矣。而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，以拂戾其平生之意，窃所不取也。且使今府库之中，财用有余，一物不取于民，尽公力而为之，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，犹且获讥于圣人。况夫空虚无有，一金以上，非取于民则不获，而冒行不顾，以徇近世失中之礼，亦已惑矣！

然议者必将以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，以天下之大，而不足于先帝之葬，于人情有所不顺。洵亦以为不然。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，则是过也。不废先王之礼，而去近世无益之费，是不过也。子思曰：三日而殡，凡附于身者，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三月而葬，凡附于棺者，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，不敢有略也，而外是者则略之。昔者华元厚葬其君，君子以为不臣。汉文葬于霸陵，木不改列，葬无金玉，天下以为圣明，而后世安于太山。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议，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，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，内以解华无不臣之讥，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。洵窃观古者厚葬之由，未有非其时君之不达，欲以金玉厚其亲于地下，而其臣下不能禁止g 俛而从之者，未有如今日之事，太后至明，天子至圣，而有司信近世之礼，而遂为之者是可深惜也。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，而何爱一时之劳，而无所建明。洵恐世之清议，将有任其责者，如曰：诏敕已行，制度已定，虽知不便，而不可复改。则此又过矣。盖唐太宗之葬高祖也，欲为九丈之坟，而用汉氏长陵之制，百事务从丰厚。及群臣建议以为不可。于是改从光武之陵，高不过六丈，而每事俭约。夫君子之为政，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，而重改令之非，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。不胜区区之心，敢辄以告，惟恕其狂易之诛，幸甚幸甚，不宣，洵惶恐再拜。

苏氏族谱引

苏氏族谱，谱苏氏之族也。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。唐神龙初，长史味道刺眉州，卒于官，一子留于眉。眉之有苏氏，自是始。而谱不及焉者，亲尽也。亲尽则曷为不及？谱为亲作也。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，何也？以著代也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，仕不仕、娶某氏、享年几、某日卒，皆书，而他不书者，何也？详吾之所自出也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，皆曰讳某，而他则遂名之，何也？尊吾之所自出也。谱为苏氏作，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，何也？谱吾作也。

呜呼！观吾之谱者，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。情见于亲，亲见于服，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，而至于无服。无服则亲尽，亲尽则情尽，情尽则喜不庆、忧不吊。喜不庆、忧不吊则途人也。吾之所以相视如途人者，其初兄弟也。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。悲夫！一人之身，分而至于途人，此吾谱之所以作也。其意曰，分而至于途人者；势也。势，吾无如之何也，已幸其未至于途人也，使之无至于忽忘焉可也。

呜呼！观吾之谱者，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。系之以诗曰：

吾父之子，今为吾兄。吾疾在身，兄呻不宁。数世之后，不知何人。彼死而生，不为戚欣。兄弟之亲，如足于手。其能几何，彼不相能，彼独何心！

族谱后录（上）

苏氏之先，出于高阳。高阳之子曰称，称之子曰老童，老童生重黎及吴回。重黎为帝喾火正，曰祝融，以罪诛，其后为司马氏，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。吴回生陆终。陆终生六人，长曰樊，为昆吾；次曰惠远，为参胡；次曰篯，为彭祖；次曰来言，为会人；次曰安，为曹姓；季曰季连，为芈姓。六人者，皆有后。其后各分为数姓。昆吾始姓巳氏，其后为苏、顾、温、董。当夏之时，昆吾为诸侯伯，历商而昆吾之后无闻。至周有忿生，为司寇，能平刑，以教百姓，周公称之。盖《书》所谓司寇苏公者也。司寇苏公与檀、伯达皆封于河，世世仕周，家于其封，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。六国之际、秦及代厉其苗裔也。至汉兴而苏氏始徙入秦，或曰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，而苏氏迁焉。其后曰建，家于长安杜陵。武帝时为将，以击匈奴有功，封平陵侯，其后世遂家于其封。建生三子，长曰嘉，次曰武，次曰贤。嘉为奉车都尉，其六世孙纯为南阳太守，生子曰章，当顺帝时为冀州刺史，又迁为并州，有功于其人，其子孙遂家于赵郡。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。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，以贬为眉州刺史，迁为益州长史，未行而卒。有子一人，不能归，遂家焉，自是眉始有苏氏。故眉之苏皆宗益州长史味道；赵郡之苏，皆宗并州刺史章；扶风之苏，皆宗平陵侯建；河南河内之苏，皆宗司寇忿生。而凡苏氏皆宗昆吾樊，昆吾樊宗祝融吴回。盖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，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，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，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，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，其间世次皆不可纪。而洵始为族谱，以纪其族属。谱之所记，上至于吾之高祖，下至于吾之昆弟，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。曰：呜呼！高祖之上不可详矣。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，自吾之后而莫之知焉，则从吾谱而益广之，可以至千无穷。盖高祖之子孙，家授一谱而藏之，其法曰，凡嫡子而后得为谱，为谱者，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，世世存其先人之谱，无废也。而其不及高祖者，自其得为谱者之父始，而存其所宗之谱，皆以吾谱冠焉。其说曰，此古之小宗也。

古者有大宗，有小宗。《传》曰：“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祢者为小宗。”有百世不迁之宗，有五世则迁之宗。百世不迁之宗，别子之后也，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，百世不迁者也。宗其继高祖者，五世则迁者也。别子者，公子及士之始为大夫者也。别子不得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。故曰：继别为宗，族人宗之，虽百世而大宗死，则为之齐衰三月，其母妻亡亦然。死而无子，则支子以其昭穆后之，此所谓百世不迁之宗也。别子之庶子，又不得祢别子，而自使其嫡子为后，则为小宗。故曰：继祢者为小宗，小宗五世之外则易宗其继祢者，亲兄弟宗之。其继祖者，从兄弟宗之。其继曾祖者，再从兄弟宗之。其继高祖者，三从兄弟宗之。死而无子，则支子亦以其昭穆后之。此所谓五世则迁之宗也。

凡今天下之人，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，其余则否。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，故为族谱，其法皆从小宗。凡吾之宗，其继高祖者，高祖之嫡子祈，祈死无子，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，莫克以其子为之后，是以继。高祖之宗亡而虚存焉。其继曾祖者，曾祖之嫡子宗善，宗善之嫡子昭图，昭图之嫡子惟益，惟益之嫡子允元。其继祖者，祖之嫡子讳序，序之嫡子澹，澹之嫡子位。其继祢者祢之，嫡之澹，澹之嫡子位。曰，呜呼，始可以详之矣。百世之后，凡吾高祖之子孙，得其家之谱而观之，则为小宗。

得吾高祖之子孙之谱而合之，而以吾谱考焉，则至于无穷而不乱也，是为谱之志云尔。

族谱后录（下）

苏氏之先自昆吾以来，其最显者司寇忿生。三代之事，其闻于今不详。周公作，立政而特称之，以教太史。其后周室衰，司寇之子孙亦曰苏公，遭谗，作诗以刺暴，公名曰彼何人斯。惟此二人见于诗书，是以其传至今。自苏氏入秦而平陵侯建，典属国武，始显。迁于赵。而并州刺史章、益州长史味道，始有闻于世，迁于眉而至于今无闻。夫是惟谱不立也！

自昆吾至《书》之苏公，五百有余年；自《书》之苏公至《诗》之苏公，二百有余年；自《诗》之苏公至平陵侯建典属国武，七百有余年；自平陵侯建典属国武至并州刺史章，二百有余年；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，五百有余年；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，二百有余年。以三十年而一易世，则七十有余世也。七十有余世亦容有贤、不贤焉。不贤者，随世磨灭，不可得而闻，而贤者独有七人。七十有余世，其贤者亦容不止于七人矣，而其余不传，则谱不立之过也。故洵既为族谱，又从而记其所闻先人之行。

昔吾先子尝有言曰：“吾年少而亡吾先人，先世之行，吾不及有闻焉。盖尝闻其略曰，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，自高祖泾则已不详，自曾祖釿而后稍可记。曾祖娶黄氏，以侠气闻于乡闾。生子五人，百吾祖祜最少、最贤，以才干精敏见称。生于唐哀帝之天祐二年，而殁于周世宗之显德五年，盖与五代相终始。殁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。是时王氏、孟氏相继据蜀，蜀之高才六人，皆不肯出仕。曰‘不足辅’。仕于蜀者，皆其年少轻锐之士，故蜀以再亡。至太祖受命而我祖不及见也。吾祖娶李氏。李氏，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明王之后世，曰瑜，为遂州长江尉，失官家于眉之丹棱。祖母严毅，居家肃然，多才略，犹有窦太后、柴氏主之遗烈。生子五人，其才皆不同。宗善、宗晏、宗升，循循无所毁誉。少子宗晁，轻侠难制。而吾父杲最好善，事父母极于孝，与兄弟笃于爱，与朋友笃于信。乡闾之人无亲疏，皆敬爱之。娶宋氏。夫人事上甚孝谨，而御下甚严，生子九人，而吾独存。善治生，有余财。时蜀新破，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，吾父独不肯取。曰‘吾恐累吾子。’终其身，田不满二顷，屋弊陋不葺也。好施与，曰‘多财而不施，吾恐他人谋我。然施而使人知之，人将以我为好名，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。’族叔父玩，尝有重狱，将就逮，曰‘入狱而死，妻子以累兄。请为我詷狱之轻重。轻也，以肉馈我；重也，以菜馈我。馈我以菜，吾将不食而死。’既而得释。玩曰‘吾非无他，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。’及将殁，太夫人犹执吾手曰‘盍以是属子之兄弟。’笑曰‘而子贤虽非吾兄弟亦将与之，不贤，虽吾兄弟亦将弃之，属之何益，善教之而已。’遂卒。卒之岁淳化五年。推其生之年则晋少帝之开运元年也。”此洵尝得之先子云尔。

先子讳序，字仲先，生于开宝六年而殁于庆历七年。娶史氏。夫人生子三人，长曰澹，次曰涣，季则洵也。先子少孤，喜为善而不好读书。晚乃为诗，能白道，敏捷立成，凡数十年，得数千篇。上自朝廷郡邑之事，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，皆见于诗。观其诗，虽不工，然有以知其表里，洞达豁然，伟人也。惟简易，无威仪，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。与人交，无贵贱，皆得其欢心。见士大夫，曲躬尽敬，人以为谄。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，然后人不以为怪。外貌虽无所不与，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。居乡闾，出入不乘马。曰‘有甚老于我而行者，吾乘马，无以见之。’敝衣恶食，处之不耻。务欲以身处众之所恶，盖不学《老子》而与之合。居家不治家事，以家

事属诸子。至族人有事就之谋者，常为尽其心，反覆而不厌。凶年尝鬻其田，以济饥者。既丰，人将偿之。曰‘吾自有以鬻之，非尔故也。’卒不肯受，力为藏退之行，以求不闻于世。然行之既入，则乡人亦多知之，以为古之隐君子莫及也。以涣登朝，授大理评事。史氏夫人，眉之大家。慈仁宽厚，宋氏姑甚严，夫人常能得其欢，以和族人。先公十五年而卒，追封蓬莱县太君。

洵闻之，自唐之衰，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，以避五代之乱。及其后僭伪之国，相继亡灭，圣人出而四海平一。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，以出仕于天下。是以，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，及其教化洋溢，风俗变改，然后深山穷谷之中，向日之子孙乃始振，迅相与从官于朝。然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，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也。而其先人之行乃独隐晦而不闻，洵窃深惧焉。于是记其万一而藏之家，以示子孙。至和二年九月日。

苏氏族谱亭记

匹夫而化乡人者，吾闻其语矣。国有君，邑有大夫，而争讼者诉于其门；乡有庠，里有学，而学道者赴于其家。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，父兄辄相与恐曰：“吾夫子，无乃闻之。”呜呼，彼独何修而得此哉！意者其积之有本末，而施之有次第邪。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，而岁时蜡社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，稍远者至不相往来，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，乃作苏氏族谱，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。既而告之曰：凡在此者，死必赴，冠、娶妻必告；少而孤则老者字之，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。而不然者，族人之所共诮让也。岁正月相与拜奠于墓下。既奠，列坐于亭，其老者顾少者而叹曰：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。

自吾少时见有为不义者，则众相与疾之，如见怪物焉，栗焉而不宁。其后少衰也，犹相与笑之。今也则相与安之耳。是起于某人也。夫某人者，是乡之望人也，而大乱吾俗焉。是故其诱人也速，其危害也深。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也，而骨肉之恩薄；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赀田而欺诸孤子也，而孝弟之行缺；自斯人之为其诸孤子之所讼也，而礼义之节废；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，而嫡庶之别混；自斯人之笃于声色，而父子杂处，謹不严也，而闺门之政乱；自斯人之渎财无厌，惟富者之为贤也，而廉耻之路塞。此六行者，吾往时所谓大惭而不容者也。今无知之人，皆曰：“某人何人也，犹且为之！”其舆马赫奕，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；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；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；是州里之大盗也。吾不敢以告乡人，而私以戒族人焉。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，愿无过吾门也。予闻之惧而请书焉。

老人曰：“书其事而阙其姓名，使他人观之，则不知其为谁。而夫人之观之，则面热、内惭、汗出而食不下也。且无彰之，庶其有悔乎。”予曰：“然。”及记之。

张益州画像记

至和元年秋，蜀人传言：“有寇至边，边军夜呼，野无居人。”妖言流闻，京师震惊。方命择帅，天子曰：“毋养乱，毋助变，众言朋兴，朕志自定，外乱不足，变且中起，既不可以文令，又不可以武竞，惟朕一二大吏，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，其命往抚朕师。”乃推曰：“张公方平其人。”天子曰：“然。”公以亲辞，不可，遂行。冬十一月至蜀。至之日，归屯军、撤守备，使谓郡县：“寇来在吾，无尔劳苦。”明年，正月朔旦，蜀人相庆如他日，遂以无事。又明年，正月，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，公不能禁。

眉阳苏洵言于众曰：“未乱易治也，既乱易治也。有乱之萌，无乱之形，是谓将乱。将乱难治，不可以有乱急，亦不可以无乱弛。惟是元年之秋，如器之攲，未坠于地。惟尔张公，安坐于其旁，颜色不变，徐起而正之。既正，油然而退，无矜容。为天子牧小民不倦，惟尔张公。尔繄以生，惟尔父母。且公会为我言：‘民无常性，惟上所待。人皆曰蜀人多变。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，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。重足、屏息之民，而以鍖斧令，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，而弃之于盗贼，故每每大乱。夫约之以礼，驱之以法，惟蜀人为易。至于急之而生变，虽齐、鲁亦然。吾以齐、鲁待蜀人，而蜀人亦自以齐、鲁之人待其身。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，以威劫齐民，吾不忍为也’呜呼！爱蜀人之深，待蜀人之厚，自公而前，吾未始见也。”皆再拜稽首，曰：“然。”苏洵又曰；“公之恩在尔心，尔死，在尔子孙，其功业在史官，无以像为也。且公意不欲，如何？”皆曰；“公则何事于斯，虽然，于我心有不释焉。今夫平居闻一善，必问其人之姓名，与其邻里之所在，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。甚者，或诘其平生所嗜好，以想见其为人。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。意使天下之人，思之于心，则存之以目。存之于目，故其思之于心也固。由此观之，像亦不为无助。”苏洵无以诘，遂为之记：

公，南京人，慷慨有大节，以度量雄天下。天下有大事，公可属。系之以诗曰：

天子在祚，岁在甲午。西人传言，有寇在垣。庭有武臣，谋夫如云。天子曰嘻，命我张公。公来自京，旗纛舒舒。西人聚观，于巷于涂。谓公暨暨，公来于于。公谓西人，安尔室家，无敢或讹，讹言不祥，往即尔常。春尔条桑，秋尔涤场。西人稽首，公我父兄。公在西囿，草木骈骈。公宴其僚，伐鼓渊渊。西人来观，祝公万年。有女娟娟，闺闼闲闲。有童哇哇，亦既能言。昔公未来，期如弃娟，禾麻芃芃，仓庚崇崇。嗟我妇子，乐此岁丰。公在朝廷，天子股肱。天子曰归，公敢不承。作堂严严，有庑有庭。公像在中，朝服寇缨、西人相告，无敢逸荒。公归京师，公像在堂。

彭州圆觉禅院记

人之居乎此也，必有乐乎此也。居斯乐，不乐不居也。居而不乐，不乐而不去，为自欺，且为欺天。盖君子耻食其食而无其功，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。故居而不乐，吾有吐食脱服以逃天下之讥而已耳！天之畀我以形，而使我以心驭也。今日欲适秦，明日欲适越，天下谁我御？故居而不乐，不乐而不去，是其心且不能驭其形，而况能以驭他人哉！

自唐以来，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，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，往往自叛其师，以求容于吾。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，而接之以礼。灵师文畅之徒，饮酒食肉以自绝于其教。呜呼！归尔父子，复尔室家，而后吾许尔以叛尔师，父子之不归，室家之不复，而师之叛，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。《传》曰：“人臣无外交”。故季布之忠于楚也，虽不知萧韩之先觉，而比丁公之二则为愈。

予在京师，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，甚勤。及至蜀，闻其自京师归，布衣蔬食，以为其徒先。凡若干年，而所居圆觉院大治。一日，为予道其先师平润事与其院之所以得名者，请予为记。予佳聪之不以叛其师悦予也，故为之记。曰：

彭州龙兴寺僧平润讲圆觉经有奇，因以名院。院始蔽不葺，润之来，始得隙地以作堂宇，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，聪又合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。是为记。

木假山记

木之生，或蘖而殇，或拱而夭；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；不幸而为风之所拔，水之所漂，或破折，或腐，幸而得不破折，不腐，则为人之所材，而有斧斤之患，其最幸者，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，不知其几百年，而激射啮食之馀，或仿佛于山者，则为好事者取去，强之以为山，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，而荒江之滨，如此者几何？不为好事者所见，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，何可胜数？则其最幸者之中，又有不幸者焉。

余家有三峰，余必思之，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。且其蘖而不殇，拱而不夭，任为栋梁而不伐，风拔水漂而不破折，不腐；不破折、不腐，而不为人所材，以及于斧斤；出于湍沙之间，而不为樵夫野人所薪，而后得至于此，则其理似不偶然也。

然余之爱之，非徒爱其似山，而又有所感焉；非徒爱之，而又有所敬焉。余见中峰，魁岸踞肆，意气端重，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；二峰者，庄栗刻削，凛乎不可犯；虽其势服于中峰，而岌然决无阿附意。吁！其可敬也夫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！

老翁井铭

丁酉岁，余卜葬亡妻，得武阳安镇之山。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，其末分而为两股，回转环抱，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，而北附右股之下，畜为大井，可以日饮百余家。卜者曰：吉，是在葬书为神之居。盖水之行常与山俱，山止而泉冽，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，皆畜于此而不去，是以可葬，无害。

他日，乃问泉旁之民，皆曰：是为老翁井。问其所以为名之由，曰：往数十年，山空月明，天地开霁，则常有老人，苍颜白发，偃息于泉上；就之，则隐而入于泉，莫可见。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。

因作亭于其上，又甃石以御水潦之暴，而往往优游其间，酌泉而饮之，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，以知其信否。然余又悯其老于荒榛岩石之间，千岁而莫知也，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。遂为铭曰：

山起东北，翼为西南。涓涓斯泉，坌溢以　。敛以为井，是饮万夫。汲者告我，有叟于斯。里无斯人，将此谓谁？山空寂廖，或啸而嬉。或千万年，自洁自好。谁其知之，乃讫遇我。惟我与尔，将遂不泯。无溢无竭，以永千祀。

仲兄字文甫说

洵读《易》至《涣》之六四，曰：“涣其群，元吉。”曰：“嗟夫！群者，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。盖余仲兄名涣，而宇公群，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，而可乎？”他日以告。兄曰：“子其可为我易之？”洵曰：“唯。”既而曰：“请以文甫易之，如何？”

且兄尝见夫水与风乎？油然而行，渊然而留，渟洄汪洋，满而上浮者，是水也。而风实起之。蓬蓬然而发乎太空，不终日而行乎四方，荡乎其无形，飘乎其远来，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，是风也。而水实形之。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，纡余委蛇，蜿蜒沦涟，安而相推，怒而相凌，舒而如云，蹙而知鳞，疾而如驰，徐而如缅，揖让旋辟，相顾而不前，其繁如■，其乱如雾，纷纭郁扰，百里若一。汩乎顺流，至乎沧海之滨，磅礴汹涌，号怒相轧，交横绸缪，放乎空虚，掉乎无垠，横流逆折，潨旋倾侧，宛转胶戾，回者如轮，萦者如带，直者如燧，奔者如焰，跳者如鹭，跃者如鲤，殊状异态，而风水之极观备矣。故曰“风行水上涣。”此亦天下之至文也。

然而此二物者，岂有求乎文哉？无意乎相求，不期而相遇，而文生焉。是其为文也，非水之文也，非风之文也。二物者，非能为文，而不能不为文也，物之相使，而文出于其间也。故曰天下之至文也。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，而不得以为文；刻镂组绣，非不文矣，而不可以论乎自然。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，唯水与风而已。

昔者，君子之处于世，不求有功，不得已而功成，则天下以为贤；不求有言，不得已而言出，则天下以为口实。呜呼！此不可与他人道之，唯吾兄可也。

送石昌言使北引

昌言举进士时，吾始数岁，未学也。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，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；家居相近，又以亲戚故，甚狎。昌言举进士，日有名。吾后渐长，亦稍知读书，学句读、属对、声律，未成百废。昌言闻吾废学，虽不言，察其意，甚恨。后十余年，昌言及第第四人，守官四方，不相闻。吾日益壮大，乃能感悔，摧折复学。又数年，游京师，见昌言长安，相与劳苦如平生欢。出文十数首，昌言甚喜称善。吾晚学无师，虽日当文，中甚自惭；及闻昌言说，乃颇自喜。今十余年，又来京师，而昌吉官两制，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，建大旆，从骑数百，送车千乘，出都门，意气慨然。自思为儿时，见昌言先府君旁，安知其至此？富贵不足怪，吾于昌言独有感也！大丈夫生不为将，得为使，折冲口舌之间足矣。

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，为我言曰：“既出境，宿驿亭。闻介马数万骑驰过，剑槊相摩，终夜有声，从者怛然失色。及明，视道上马迹，尚心掉不自禁。”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，多此类。中国之人不测也，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。以为夷狄笑。呜呼！何其不思之甚也！昔者奉春君使冒顿，壮士健马皆匿不见，是以有平城之役。今之匈奴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孟子曰：“说大人则藐之”，况与夷狄！请以为赠。

祭亡妻文

呜呼！与子相好，相期首年。不知中道，弃我而先。我徂京师，不远当还。嗟子之去，曾不须臾。子去不返，我怀永哀。反复求思，意子复回。人亦有言，死生短长。苟皆不欲，尔避谁当？我独悲□，□□□（原缺四字）殃。

有子六人，今谁在堂？唯轼与辙，仅存不亡。咻呴抚摩，既冠既长。教以学问，畏其无闻。昼夜孜孜，孰知子勤。提携东去，出门迟迟。今往不捷，后何以归？二子告我，母氏劳苦。今不汲汲，奈后将悔！大寒酷热，崎岖在外。亦既荐名，试于南宫。文字炜炜，叹惊群公。二子喜跃，我知母心。非官寔好，要以文称。我今西归，有以借口。故乡千里，期母寿考。归来空堂，哭不见人。伤心故物，感涕殷勤。嗟予老矣，四海一身。自君之逝，内失良朋。孤居终日，有过谁箴？昔予少年，游荡不学。子虽不言，耿耿不乐。我知子心，忧我泯没。感叹折节，以至今日。

呜呼死矣，不可再得。安镇之乡，里名可龙。隶武阳县，在州北东。有蟠其丘，惟予之坟。凿为二室，期与子同。骨肉归士，魂无不至。我归旧庐，无有改移。魂兮未抵，不日来归。

议修礼书状

右。洵先奉敕编《礼书》，后闻臣僚上言，以为祖宗所行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，欲尽芟去，无使存录。洵窃见议者之说，与敕意大异。

何者？前所授敕，其意曰：纂集故事，而使后世无忘之耳。非曰：制为典礼，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。然则洵等所编者，是史书之类也。遇事而记之，不择善恶，详其曲折，而使后世得知，而善恶自著者，是史之体也。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，则是制作之事，而非职之所及也，而议者以责洵等，不已过乎？

且又有所不可者：今朝廷之礼，虽为详备，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，非特一二事而已。而欲有所去焉，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？既欲去之，则其势不得不尽去，尽去则礼缺而不备；苟独去其一，而不去其二，则适足以为牴牾龃龉而不可齐一。

且议者之意，不过欲以掩恶讳过，以全臣子之义，如是而已矣。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惟其测怛而不忍言者，而后有隐讳。盖桓公薨、子般卒，没而不书其实，以为是不可书也；至于“成宋乱”、“及齐狩”、“跻僖公”、“作丘甲”、“用田赋”、“丹桓宫楹”、“刻桓宫桷”，若此之类，皆书而不讳，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。今先世之所行，虽小有不善者，犹与《春秋》之所书者甚远，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，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，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，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，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？

公羊之说“灭纪”、“灭项”，皆所以“为贤者讳”。然其所谓讳者，非不书也，书而迂曲其文耳。然则其实犹不没也。其实犹不没者，非以彰其过也，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。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，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，此大不便者也。

班固作《汉志》，凡汉之事，悉载而无所择。今欲如之，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，不足以害其大明，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，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。谨具状，申提举参政侍郎，欲乞备录闻奏。

曾　巩

战国策日录序

刘向所定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，《崇文总目》称第十一篇者阙，臣访之士大夫家，始尽得其书，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复完。叙曰：

向叙此书，言“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后，谋诈用，而仁义之路塞，所以大乱。”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“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。”则可谓惑于流俗，而不笃于自信者也。

夫孔孟之时，去周之初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已亡，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。以谓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、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国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，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，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。

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于说之易合，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，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胜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，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适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弊，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或曰：“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？”对曰：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，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，则齐；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，则明，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于是。是以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于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楚汉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间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废也。

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，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

南齐书目录序

《南齐书》八纪，十一志，四十列传，合五十九篇，梁萧子显撰。始，江淹已为《十志》，沈约又为《齐纪》，而子显自表武帝，别为此书。臣等因校正其讹谬，而叙其篇目曰：

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，则必得其所托，而后能传于久，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，则或失其意，或乱其实，或析理之不通，或设辞之不善，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，将暗而不章，郁而不发，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，可幸而掩也。

尝试论之，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，有微妙之德，使由之者不能知，知之者不能名，以为治天下之本。号令之所布，法度之所设，其言至约，其体至备，以为治天下之具，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。所记者岂独其迹也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，小大精粗无不尽也，本末先后无不白也。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，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足以适天下之用，知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？则方是之时，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？盖执简操笔而随者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

两汉以来，为史者去之远矣。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，秦火之余，因散绝残脱之经，以及传记百家之说，区区掇拾，以集著其善恶之迹、兴废之端，又创己意，以为本纪、世家、八书、列传之文，斯亦可谓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，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，亦岂少哉？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！

夫自三代以后，为史者如迁之文，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、非常之士也。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，何哉？盖圣贤之高致，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，而见之于后者矣，故不得而与之也。迁之得失如此，况其他邪？至于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后周之书。盖无以议为也。

子显之于斯文，喜自驰骋，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，而其文益下，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？数世之史既然，故其事迹暧昧，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，相与合谋之臣，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，播天下之口者也。而一时偷夺倾危、悖礼反义之人，亦幸而不暴著于世，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？可不惜哉！

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，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岂可忽哉！岂可忽哉！

先大夫集后序

公所为书，号《仙凫羽翼》者三十卷，《西陲要纪》者十卷，《清边前要》五十卷，《广中台志》八十卷，《为臣要纪》三卷，《四声韵》五卷，总一百七十八卷，皆刊行于世。今类次诗、赋、书、奏一百二十三篇，又自为十卷，藏于家。

方五代之际，儒学既摈焉，后生小子，治术业于闾巷，文多浅近。是时公虽少，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。其为文闳深隽美，而长于讽谕，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。

宋既平天下，公始出仕。当此之时，太祖、太宗已纲纪大法矣，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。其在朝廷，疾当事者不忠，故凡言天下之要，必本天子忧怜百姓、劳心万事之意，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、不称天子属任之心，故治久未洽。至其难言，则人有所不敢言者，虽屡不合而出，其所言益切，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。

始公尤见奇于太宗，自光禄寺丞、越州监酒税召见，以为直史馆，遂为两浙转运使。未久而真宗即位，益以材见知，初试以知制诰，及西兵起，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。而公尝激切论大臣，当时皆不悦。故不果用。然真宗终感其言，故为泉州未尽一岁，拜苏州，五日，又为扬州，将复召之也。而公于是时又上书，语斥大臣尤切，故卒以龃龉终。

公之言，其大者，以自唐之衰，民穷久矣，诲内既集，天子方修法度，而用事者尚多烦碎，治财利之臣又益急。公独以谓宜遵简易，罢管榷，以与民休息，塞天下望。祥符初，四方争言符应，天子因之，遂用事泰山，祠汾阴，而道家之说亦滋甚，自京师至四方，皆大治宫观。公益净，以谓天命不可专任，宜绌奸臣，修人事，反复至数百千言。呜呼！公之尽忠，天子之受尽言，何必古人？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？何其盛也！何其盛也！

公在两浙，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。在京西，又与三司争论，免民租，释逋负之在民者。盖公之所试如此，所试者大，其庶几矣。

公所尝言甚众，其在上前及书亡者，盖不得而集；其或从或否，而后常可思者，与历官行事，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，此故不论，论其不尽载者。

公卒以龃龉终，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；藉令记之，当时好公者少，史其果可信欲？后有君子，欲推而考之，读公之碑与其书，及予小于之序其意者，具见其表里，其于虚实之论，可核矣。

公卒，乃赠谏议大夫。姓曾氏，讳某，南丰人。序其书者，公之孙巩也。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。

王深父文集序

深父，吾友也，姓王氏，讳回。当先王之迹熄，六艺残缺，道术衰微，天下学者无所折衷，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，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，得之于心，行之于已，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，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。文集二十卷，其辞反复辨达，有所开阐，其卒盖将归于简也。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，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，所以振斯文于将坠，回学者于既溺，可谓道德之要言，非世之别集而已也。后之潜心于圣人者，将必由是而有得，则其于世教，岂小补之而已哉？

呜呼！深父其志方强，其德方进，而不幸死矣，故其泽不加于天下，而其言止于此。然观其所可考者，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欤？其文有片言半简，非大义所存，皆附而不去者，所以明深父之于其细行，皆可传于世也。

深父，福州侯官县人，今家于颍。尝举进士，中其科，为亳州卫真县主簿。未一岁弃去，遂不复仕。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，年四十有三。天子尝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，就其家命之，而深父既卒矣。

王子直文集序

至治之极，教化既成，道德同而风俗一，言理者虽异人殊世，未尝不同其指。何则？理当故无二也。是以《诗》《书》之文，自唐虞以来，至秦鲁之际，其相去千余岁，其作者非一人，至于其间尝更衰乱，然学者尚蒙余泽，虽其文数万，而其所发明，更相表里，如一人之说，不知时世之远，作者之众也。呜呼！上下之间，渐磨陶冶，至于如此，岂非盛哉！

自三代教养之法废，先王之泽熄，学者人人异见，而诸子各自为家，岂其固相反哉？不当于理，故不能一也。

由汉以来，益远于治。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，而其文能驰骋上下，伟丽可喜者甚众，然是非取舍，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。故其说未尝一，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。士之生于是时，其言能当于理者，亦可谓难矣。由是观之，则文章之得失，岂不系于治乱哉？

长乐王向字子直，自少已著文数万言，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，可谓魁奇拔出之材，而其文能驰骋上下，伟丽可喜者也。读其书，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，俱列于作者之林，未知其孰先孰后。考其意，不当于理者亦少矣。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，而悔其少作。更欲穷探力取，极圣人之指要，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，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，将与《诗》书》之作者并，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。然不幸蚤世，故虽有难得之材，独立之志，而不得及其成就，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。

子直官世行治，深父已为之铭。而书其数万言者，属予为叙。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，已足暴于世矣，故特为之序其志云。

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

熙宁三年三月，尚书司封员外郎、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，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，会者凡二十人。纯老亦重僚友之好，而欲慰处者之思也，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。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，赋诗以送之。纯老至州，将刻之石，而以书来曰：“ 为我序之。 ”

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，聚之馆阁，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。有出使于外者，则其僚必相告语，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、游观之胜，约日皆会，饮酒赋诗，以叙去处之情，而致绸缪之意。历世浸久，以为故常。其从容道义之乐，盖他司所无。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，莫不道去者之美，祝其归仕于王朝，而欲其无久于外。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，笃于相先，非世俗之听能及。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，而以其汇进，非空文而已也。

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，历教国子生，入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。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，宜在天子左右，与访问，任献纳。而顾请一州，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，其志节之高，又非凡材所及。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，惜其去，殷勤反复不能已。余故为之序其大旨，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，而与同舍视之，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。十月 日序。

齐州杂诗序

齐故为文学之国，然亦以朋比夸诈见于习俗。今其地富饶，而介于河岱之间，故又多狱讼，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，于时号难治。

余之疲驽来为是州，除其奸强，而振其弛坏，去其疾苦，而抚其善良。未期囹圄多空，而枹鼓几熄，岁又连熟，州以无事。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，以其暇日，时游后园。或长轩峣榭，登览之观，属思千里；或芙蕖芰荷，湖波渺然，纵舟上下。虽病不饮酒，而间为小诗，以娱情写物，亦拙者之适也。通儒大人，或与余有旧，欲取而视之，亦不能隐。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，士之喜文辞者，亦继为此作。总之凡若干篇。岂得以余文之陋，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，不大传于此邦也。故刻之石而并序之，使览者得详焉。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。

赠黎、安二生序

赵郡苏轼，余之同年友也，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，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余。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，而其才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

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，将行，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：“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？”黎生曰：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，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余闻之，自顾而笑。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；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？然则若余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余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；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，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，必能择而取之。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，以为何如也。

送江任序

均之为吏，或中州之人，用于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，蛮夷异域之处；或燕、荆、越、蜀海外万里之人，用于中州，以至四遐之乡，相易而往。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驰，往往则风霜冰雪瘴雾之毒之所侵加，蛟龙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触，冲波急湫隤崖落石之所覆压。其进也，莫不籯粮举药，选舟易马，力兵曹伍而后动，戒朝奔夜，变更寒暑而后至。至则宫庐、器械、被服、饮食之具，土风、气候之宜，与夫人民谣俗、语言、习尚之务，其变难遵，而其情难得也，则多愁居惕处，叹息而思归。及其久也，所习已安，所蔽已解，则岁月有期，可引而去矣。故不得专一精思修治具，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，而为后世可守之法也。或九州之人，各用于其土，不在西封，在东境。士不必勤，舟车舆马不必力，而已传其邑都，坐其堂奥。道途所次，升降之倦，凌冒之虞，无有接于其形，动于其虑。至则耳、目、口、鼻百体之所养，如不出乎其家；父兄六亲故旧之人，朝夕相见，如不出乎其里。山川之形、土田、市井、风谣、习俗、辞说之变，利害、得失、善恶之条贯，非其童子之所闻，则其少长之所游览；非其自得，则其乡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。所居已安，所有事之宜，皆已习熟如此，故能专虑致勤，营职事，以宣上恩，而修百姓之急。其施为先后，不待旁咨久察，而与夺损益之几，已断于胸中矣。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，而以苟且决事哉！

临川江君任，为洪之丰城。此两县者，牛羊之牧相交，树木、果蔬、五谷之垄相入也。所谓九州之人，各用于其土者，孰近于此？既已得其所处之乐，而厌闻饫听其人民之事，而江君又有聪明敏给之才，廉洁之行以行其政，吾知其不去图书讲论之适，宾客之好，而所为有余矣。盖县之治，则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，而州以无为于上。吾将见江西之幕府，无南向而虑者矣。于其行，遂书以送之。南丰曾巩序。

送李材叔知柳州序

谈者谓南越偏且远，其风气与中州异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，往往车船未行，辄已屈指计归日。又咸小其官，以为不足事。其逆自为虑如此，故其至皆倾摇解弛，无忧且勤之心。其习俗从古而尔，不然，何自越与中国通已千余年，而名能抚循其民者，不过数人邪？故越与闽、蜀，始俱为夷，闽、蜀皆已变，而越独尚陋，岂其俗不可更欤？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。噫！亦其民之不幸也已。

彼不知繇京师而之越，水陆之道皆安行，非若闽溪、峡江、蜀栈之不测。则均之吏于远，此非独优欤？其风气吾所谙之，与中毗亦不甚异。起居不违其节，未尝有疾。苟违节，虽中州宁能不生疾邪？其物产之美，果有荔子、龙眼、蕉、柑、橄榄，花有素馨、山丹、含笑之属，食有海之百物，累岁之酒醋，皆绝于天下。人少斗讼，喜嬉乐。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，故谓之不可。如其有久居之心，奚不可邪？

古之人为一乡一县，其德义惠爱尚足以薰蒸渐泽；今大者专一州，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？令其得吾说而思之，人咸有久居之心，又不小其官，为越人涤其陋俗而驱于治，居闽蜀上，无不幸之叹，其事出千余年之表，则其美之巨细可知也。然非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者不能也。官于南者多矣，予知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，能行吾说者，李材叔而已。

材叔又与其兄公翊仕同年，同用荐者为县，入秘书省，为著作佐郎。今材叔为柳州，公翊为象州，皆同时，材又相若也。则二州交相致其政，其施之速、势之便，可胜道也夫！其越之人幸也夫！其可贺也夫！

送王希序

巩庆历三年遇潜之于江西。始其色接吾目，已其言接吾耳，久其行接吾心，不见其非。吾爱也，从之游，四年间，巩于江西，三至焉。与之上滕王阁，汪东湖，酌跑马泉。最数游而久乃去者，大梵寺秋屏阁。阁之下百步为龙沙，沙之涯为章水，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，皆江西之胜处也。江西之州中，凡游观之可望者，多西山之见。见西山最正且尽者，唯此阁而已。使览登之美穷于此，乐乎？莫与为乐也。况龙沙章水，水涯之陆陵，人家园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见，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，其为乐可胜道邪？故吾与潜之游其间，虽数且久不厌也。其计于心曰：奚独吾游之不厌也，将奉吾亲，托吾家于是州，而游于是，以欢吾亲之心而自慰焉。未能自致也，独其情旦而作，夜而息，无顷焉忘也。病不游者期月矣，而潜之又遽去，其能不怃然邪？

潜之之将去，以书来曰：子能不言于吾行邪？使吾道潜之之美也，岂潜之想望意也！使以言相镌切邪？视吾言不足进也。视可进者，莫若道素与游之乐而惜其去，亦情之所不克已也，故云尔。嗟乎！潜之之去而之京师，人知其将光显也。光显者之心，于山水或薄，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？其岂使吾独也乎？六年八月日序。

王无咎字序

名字者，人之所假借以自称道，亦使人假借以称道己之辞也；非若行然，不可以假借云也。何也？问其名曰忠与义，其字亦然，则人无有求其信然者，责其不然者，知其假借云也。问其行曰忠与义，则人皆求其信然者，责其不然者，其可以假借云乎？

然而人无贵贱愚良，一欲善其名字。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，亦曰爱其身而已。爱其身而不善充之，犹曰姑以圣贤之道，假借其身而已。不诚乎身莫大焉，岂爱其身也！不若于名字乎，勿求胜焉；於行乎，汲汲尔以爱其身。是以圣贤之道，归诸其身也。以为爱其身非至，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，未尝一皆善其行。有爱其身之心，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。可嗟也已！

南城王无咎来请字，余思夫字虽不必求胜也，然古之人重冠，于冠重字，字则亦未可忽也。今冠礼废，字亦非其时，古礼之不行甚矣。无咎之请也，虽非时之当，然庶几存其礼。予欲拒，安得而拒也？取《易》所谓无咎者，善补过者也，为之字曰补之。夫勉焉而补其所不至，颜子之所以为学者也。补之明经术，为古文辞，其材卓然可畏也。以颜子之所以为学者期乎己，余之所望于补之也。假借乎己而已矣，岂子之所望于补之哉！

分宁县云峰院记

分宁人勤生而啬施，薄义而喜争，其土恬然也。自府来抵其县五百里，在山谷穷处。其人修农桑之务，率数口之家，留一人守舍行馆，其外尽在田。田高下硗腴，随所宜杂殖五谷，无废壤。女妇蚕枲，无懈人。茶盐蜜纸竹箭材苇之货，无有纤巨，治咸尽其身力。其勤如此。富者兼田千亩，廪实藏钱，至累岁不发，然视捐一钱，可以易死，宁死无所捐。其于施何如也？其间利害不能以稊米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相去若弈棋然。于其亲固然，于义厚薄可知也。长少族坐里闾，相讲语以法律。意向小戾，则相告汗，结党诈张，事关节以动视听。甚者画刻金木为章印，摹文书以给吏，立县庭下，变伪一日千出，虽苔扑徙死交迹，不以属心。其喜争讼，岂比他州县哉？民虽勤而习如是，渐涵入骨髓，故贤令长佐吏比肩，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。

云峰院在县极西界，无籍图，不知自何时立。景德三年，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。门闼靓深，殿寝言言。棲客之庐，斋庖库庾，序列两傍。浮图所用铙鼓鱼螺钟磬之编，百器备完。吾闻道常气质伟然，虽索其学，其归未能当于义，然治生事不废，其勤亦称其土俗。至有余辄斥散之，不为黍累计惜，乐淡泊无累，则又若能胜其啬施喜争之心，可言也。或曰，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学，其归一当于义，则杰然视邑人者，必道常乎？未敢必也。庆历三年九月，与其徒谋曰：“吾排蓬藋治是院，不自意成就如此。今老矣，恐泯泯无声畀来人，相与图文字，买石刻之，使永永与是院俱传，可不可也？”咸曰：“然。”推其徒子思来请记，遂来，予不让，为申其可言者宠嘉之，使刻示邑人，其有激也。二十八日，南丰曾巩记。

秃秃记

秃秃，高密孙齐儿也。齐明法，得嘉州司法。先娶杜氏，留高密。更纳娶周氏，与抵蜀。罢归，周氏恚齐给，告县。齐赀谢得释。授歙州休宁县尉，与杜氏俱迎之官，再期，得告归。周氏复恚，求绝，齐急曰："为若出杜氏。"祝发以誓。周氏可之。

齐独之休宁，得娼陈氏，又纳之。代受抚州司法，归间周氏，不复见，使人窃取其所产子，合杜氏、陈氏，载之抚州。明道二年正月，至是月，周氏亦与其弟来，欲入据其署，吏遮以告齐。齐在宝应佛寺受租米，趋归，捽挽置庑下，出伪券曰："若佣也，何敢尔！"辨于州，不直。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，不听。久之，以布衣书里姓联诉事，行道上乞食。

肖贯守饶州，驰告贯。饶州，江东也，不当受诉。贯受不拒，转运使始遣吏祝应言为覆。周氏弓产子为据，齐惧子见事得，即送匿旁方政舍。又惧，则收以归，扼其喉，不死。陈氏从旁引儿足，倒持之，抑其首甕水中，乃死，秃秃也。召役者邓旺，穿寝后垣下为坎，深四尺，瘞其中，生五岁云。狱上更赦，犹停齐官，徙濠州，八月也。

庆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司法张彦博改作寝庐，治地得坎中死儿，验问知状者，小吏熊简对如此。又召邓旺诘之，合狱辞，留州者毕是，惟杀秃秃状盖不见。与予言而悲之，遂以棺服敛之，设酒脯奠焉。以钱与浮图人昇伦，买砖为圹，城南五里张氏林下瘞之，治地后十日也。

呜呼！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。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，知不相祸也，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。如齐何议焉？买石刻其事，纳之圹中，以慰秃秃，且有警也。事始末，惟杜氏一无忌言。二十九日，南丰曾巩作。

醒心亭记

滁州之西南，泉水之涯，欧阳公作州之二年，构亭曰“丰乐”，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。既又直“丰乐”之东几百步，得山之高，构亭曰“醒心”，使巩记之。

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，则必即“丰乐”以饮。或醉且劳矣，则必即醒心而望，以见夫群山之相环，云烟之相滋，旷野之无穷，草树众而泉石嘉，使目新乎其所睹，耳新乎其所闻，则其心洒然而醒，更欲久而忘归也。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，取韩子退之《北湖》之诗云。噫！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，而名之以见其实，又善者矣。

虽然，公之乐，吾能言之。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，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，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，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，皆得其宜，公乐也。一山之隅，一泉之旁，岂公乐哉？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。

若公之贤，韩子殁数百年，而始有之。今同游之宾客，尚未知公之难遇也。后百千年，有慕公之为人，而览公之迹，思欲见之，有不可及之叹，然后知公之难遇也。则凡同游于此者，其可不喜且幸欤？而巩也，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，其又不喜且幸欤！

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。

菜园院佛殿记

庆历八年四月，抚州菜园僧可栖，得州之人高庆、王明、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，成，以佛之象置其中，而来乞予文以为记。

初，菜园有籍于尚书，有地于城南五里，而草木生之，牛羊践之，求屋室居人焉，无有也。可栖至，则喜曰：“ 是天下之废地也，人不争，吾得之以老，斯足矣。 ”遂以医取资于人，而即其处立寝庐、讲堂、重门、斋庖之房、棲客之舍，而合其徒入而居之。独殿之役最大，自度其力不能为，乃使庆、明、杰持簿乞民间，有得辄记之，微细无不受，浸渐积累，期月而用以足，役以既。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，盖十年矣。

吾观佛之徒，凡有所兴作，其人皆用力也勤，刻意也专，不肯苟成，不求速效，故善以小致大，以难至易，而其所为，无一不如其志者，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？其中亦有智然也。若可栖之披攘经营，攡摭纤悉，忘十年之久，以及其志之成，其所以自致者，岂不近是哉？噫！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，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。至于世儒，习圣人之道，既自以为至矣，及其任天下之事，则未尝有勤行之意，坚持之操，少长相与语曰：“ 苟一时之利耳，安能必世百年，为教化之渐，而待迟久之功哉！ ”相薰以此，故历千余载，虽有贤者作，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。由是观之，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。则彼之所以盛，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？与之记，不独以著其能，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。曾巩记。

思政堂记

尚书祠部员外郎、集贤校理太原王君为池州之明年，治其后堂北嚮，而命之曰思政之堂。谓其出政于南嚮之堂，而思之于此也。其冬，予客过池，而属予记之。

初，君之治此堂，得公之余钱，以易其旧腐坏断，既完以固，不窘寒暑。闢而即之，则旧圃之胜，凉台清池，游息之亭，微步之径，皆在其前；平畦浅槛，佳花美术、竹林香草之植，皆在其左右。君于是退处其中，并心一意，用其日夜之思者，不敢忘其政，则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！

夫接于人无穷，而使人善惑者，事也；推移无常，而不可以拘者，时也；其应无方而不可以易者，理也。知时之变而应之，见必然之理而循之，则事者虽无穷而易应也，虽善惑而易治也。故所与由之，必人之所安也；所与违之，必人之所厌也。如此者，未有不始于思，然后得于己。得于己，故谓之德。正己而治人，故谓之政。政者，岂止于治文书、督赋敛、断狱讼而已乎？

然及其已得矣，则无思也。已化矣，则亦岂止于政哉！古君子之治，未尝有易此者也。

今君之学，于书无所不读，而尤深于《春秋》，其挺然独见，破去前惑，人有所不及也。来为是邦，施用素学，以修其政，既得以休其暇日，乃自以为不足，而思之于此。虽今之吏不得以尽行其志，然迹君之勤如此，则池之人，其不有蒙其泽者乎？故予为之书。嘉祐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。

襄州宜城县长渠记

荆及康狼，楚之西山也。水出二山之间，东南而流，春秋之世日鄢水，左丘明传，鲁桓公十有三年，楚屈瑕伐罗，及鄢，乱次以济是也。其后曰夷水，《水经》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，夷水注之是也。又其后曰蛮水，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，改曰蛮水是也。秦昭王三十八年，使白起将，攻楚，去鄢百里，立堨，壅是水为渠以灌鄢。鄢，楚都也，遂拔之。秦既得鄢，以为县。汉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。宋孝武帝永初元年，筑宜城之大堤为城，今县治是也。而更谓鄢曰故城。鄢入秦，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。引鄢水以灌田，田皆为沃壤，今长渠是也。

长渠至宋至和二年，久隳不治，而田数苦旱，川饮者无所取。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，理渠之坏塞，而去其浅隘，遂完故堨，使水还渠中。自二月丙午始作，至三月癸未而毕，田之受渠水者，皆复其旧。曼叔又与民为约束，时其蓄泄，而止其侵争，民皆以为宜也。

盖鄢水之出西山，初弃于无用，及白起资以祸楚，而后世顾赖其利。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，至今千有余年，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，使并渠之民，足食而甘饮，其余粟散于四方。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，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，至今千有余年，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，故曼叔得因其故迹，兴于既废。使水之源流，与地之高下，一有易于古，则曼叔虽力，亦莫能复也。

夫水莫大于四读，而河盖数徙，失禹之故道，至于济水，又王莽时而绝，况于众流之细，其通塞岂得如常？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，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，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，故用力多而收功少，是亦其不思也欤？

初，曼叔之复此渠。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瓌唐公。公听之不疑，沮止者不用，故曼叔能以有成。则渠之复，自夫二人者也。方二人者之有为，盖将任其职，非有求于世也。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，然其心盖或有求，故多诡而少实，独长渠之利较然，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。

熙宁六年，余为襄州，过京师，曼叔时为开封，访余于东门，为余道长渠之事，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。予至而问焉，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，相与守之，传数十年如其初也。予为之定著令，上司农。八年，曼叔去开封，为汝阴，始以书告之。而是秋大旱，独长渠之田无害也。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，皆为州者之任，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，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。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，龙图阁直学士。八月丁丑曾巩记。

道山亭记

闽故隶周者也，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，始并为闽中郡。自粤之太末，与吴之豫章，为其通路。其路在闽者，陆出则■于两山之间，山相属无间断，累数驿乃一得平地，小为县，大为州，然其四顾亦山也。其途或逆坂如缘絙，或垂崖如一发，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，皆石芒峭发，择然后可投步。负戴者虽其土人，犹侧足然后能进。非其土人，罕不踬也。其溪行，则水皆自高泻下，石错出其间，如林立，如士骑满野，千里下上，不见首尾，水行其隙间，或衡缩蛟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状若蚓结，若虫镂，其旋若轮，其激若矢。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毫分，辄破溺。虽其土长川居之人，非生而习水事者，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其水陆之险如此。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，盖以其陿多阻，岂虚也哉？

福州治侯官，于闽为土中，所谓闽中也。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，四出之山皆远，而长江在其南，大海在其东。其城之内外皆涂，旁有沟，沟通潮汐，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。麓多桀木，而匠多良能，人以屋室巨丽相矜，虽下贫必丰其居，而佛老子之徒，其宫又特盛。城之中三山，西曰闽山，东曰九仙山，北曰粤王山，三山者鼎趾立。其附山，盖佛、老子之宫以数十百，其瓌诡殊绝之状，盖已尽人力。

光禄卿、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，得闽山嶔崟之际，为亭于其处，其山川之胜，城邑之大，宫室之荣，不下覃席而尽于四瞩。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，为登览之观，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之山，故名之曰道山之亭。闽以险且远，故仕者常惮往，程公能因其地之善，以寓其耳目之乐，非独忘其远且险，又将抗其思于埃■之外，其志壮哉！

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，既新其城，又新其学，而其余功又及于此。盖其岁满就更广州，拜谏议大夫，又拜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，今为越州，字公闢，名师孟云。

越州赵公救灾记

熙宁八年夏，吴越大旱。九月，资政殿大学士、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，前民之未饥，为书问属县：灾所被者几乡，民能自食者有几，当廪於官者几人，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，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，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，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，使各书以对，而谨其备。

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。故事，岁廪穷人，当给粟三千石而止。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，得粟四万八千余石，佐其费。使自十月朔，人受粟日一升，幼小半之。忧其众相蹂也，使受粟者男女异日，而人受二日之食。忧其且流亡也，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，凡五十有七，使各以便受之，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。计官为不足用也，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，给其食而任以事。不能自食者，有是具也。能自食者，为之告富人，无得闭粜。又为之出官粟，得五万二千余石，平其价予民。为粜粟之所，凡十有八，使籴者自便，如受粟。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，为工三万八千，计其佣与钱，又与粟再倍之。民取息钱者，告富人纵予之，而待熟，官为责其偿。弃男女者，使人得收养之。

明年春，大疫，为病坊，处疾病之无归者。募僧二人，属以视医药饮食，令无失所恃。凡死者，使在处随收瘞之。

法，廪穷人，尽三月当止，是岁尽五月而止。事有非便文者，公一以自任，不以累其属。有上请者，或便宜多辄行。公于此时，蚤夜惫心力不少懈，事细钜必躬亲。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。民不幸罹旱疫，得免于转死，虽死，得无失敛埋，皆公力也。

是时旱疫被吴越，民饥馑疾疠，死者殆半，灾未有钜于此也。天子东向忧劳，州县推布上恩，人人尽其力。公所拊循，民尤以为得其依归。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，委曲纤悉，无不备者。其施虽在越，其仁足以示天下；其事虽行于一时，其法足以传后。盖灾沴之行，治世不能使之无，而能为之备。民病而后图之，与夫先事而为计者，则有间矣；不习而有为，与夫素得之者，则有间矣。予故采于越，得公所推行，乐为之识其详，岂独以慰越人之思，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，不幸而遇岁之灾，推公之所已试，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，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！

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，家于衢。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、岂弟之实在于身者，此不著。著其荒政可师者，以为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云。

劝农诏

夫农，衣食之所由出也，生民之业，莫重焉。一夫之力，所耕百亩，养生送死，与夫出赋税、给公上者，皆取具焉。不幸水旱暝螣之灾，往往而有，可谓劳且艰矣。从政者知其如此，故不违其时，不夺其力以使之，明时之因析以授之，差地之腴瘠以处之，春省耕、秋省敛以助之。《诗》曰“馌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”言上所以劳之也。又曰：“骏发而私，终三十里。”言上所以劝之也。其奖励成就之者如此。

朕自承天序，内重司农之官，外遣劭农之使。为之弛力役，均地征，修水利。或一雨愆期，则忧见于色；或一谷不成，则为加恻怛。有复除之科，有赈恤之令。夙夜孜孜，焦心劳思者，凡以为农也。今耕者众矣，而尚有未勉；垦田广矣，而尚有未辟。岂拊循劝率有所未备与？抑吏怠而忽，不能宣究与？有司其于农桑之务，益思所以除害兴利。诏令已具者，无或壅阏；所未尽者，勿惮以闻。要使缘南亩之民，举欣欣然，乐职安业，洽于富足，称朕意焉。

议经费札子

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使有九年之蓄。而制国用者，必于岁杪，盖量入而为出。国之所不可俭者，祭祀也。然不过用数之仂，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。盖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汉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常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，所谓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用之无节，则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谓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

宋兴，承五代之敝，六圣相继，与民休息，故生齿既庶，而财用有余。且以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校之：景德户七百三十万，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祐户一千九十万，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，垦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岁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。景德官一万余员；皇祐二万余员；治平并幕职、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，总二万四千员。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祐一千二百万，治平一千三百万。以二者校之，官之众一倍于景德，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。官之数不同如此，则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。郊之费不同如此，则皇祐、治平用财之端，多于景德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，而讲求其故，使官之数、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，郊之费、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。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。使天下之入，如皇祐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数、郊之费皆同于景德，二者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。天下之费，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，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则岁有余财一万万。驯致不已，至于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余财三万万。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余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，盖约而言之也。

今臣之所陈，亦约而言之。今其数不能尽同，然要其大致，必不远也。前世于雕敝之时，犹能易贫而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。其所省者一，则吾之一也；其所省者二，则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难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论而知也。

伏惟陛下冲静质约，天性自然。乘舆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尝用一奇巧。嫔嫱左右，掖廷之间，位号多阙。躬履节俭，为天下先。所以忧悯元元，更张庶事之意，诚至恻怛，格于上下。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，又非陛下之所难也。臣诚不自揆，敢献其区区之愚，惟陛下裁择，取进止。

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志铭

君讳逵，字仲达，家晋阳。其谱云：隋文中子通之后，唐季避乱家濮阳，故今为濮阳人。曾祖考温。祖考名犯濮王讳。考翰，赠尚书工部侍郎。

君幼学于母史氏，聪警绝人。及长，学于侍御史高弁。天禧三年及进士第，为广济军司理参军，母丧去。姜遵知永兴军府事，取君主万年簿。万年令免官，君行令事，大去旧弊。王文康公代遵，与安抚使王　，转运使李紘皆荐君宜令万年，诏特以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县事，后不得为例。晏殊为三司使，奏君为三司检法官。李谘代殊，会天圣十年掖庭火，谘任公具材用治宫室，五日而用足。仁宗闻而嘉之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。王曙知益州，取君佥书节度判官厅公事，迁秘书丞，通判益州事，迁太常博士。新都里胥捕罪人杀之，狱具当死，君求得其情，为奏谳，里胥得不死，蜀人以为德。入为开封府推官，赐绯衣银鱼。府史冯士元家富，善阴谋，广市邸舍女妓，以啗诸贵人，一时多与之亲。会士元有罪系狱，君治之，竟其事，及诸贵人。以其故多得罪去者，或谓君祸始此矣。君笑曰：“吾知去恶人耳。”出为湖南路转运使，蛮人归附。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坐小法。知虔州、池州、福州、扬州、江南西路转运按察使，迁尚书刑部员外郎，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，改荆湖北路转运使。初，谏官李京尝奏君某事，及是，京以言事斥监鄂州税，闻君至，移病不出。君要谕之曰：“前事君职也，于吾何负哉？”卒与之欢甚。京死，又力赒京家，而奏官其子。改河东转运使，赐紫衣金鱼，坐小法，知光州，逾月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知徐州。是时山东大饥，君所活数万人，收遗骸为十二冢葬之，亦数万。是时富丞相弼为京东东路安抚使，自为文祭其冢。明年，迁尚书工部郎中、淮南转运使。岁饥，又多所全活。就加直昭文馆，知越州浙东兵马钤辖，迁尚书刑部郎中，判刑部，加直龙图阁、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马钤辖，濬渠为水利，又开新河通漕，公私便之。请知兖州，坐法免。起知金州，提举兖州景灵宫，知莱州，迁尚书兵部郎中，知西京，留司御史台，提举崇福宫，皆不赴，遂乞致仕。居郓州，熙宁五年四月癸亥终于郓州昭庆坊之私第，享年八十有二。有文集五十卷。

君娶朱氏、贾氏、高氏。高氏封长安县君，其父弁，君所从学者也。皆先卒。有子五人。子骏，卫尉寺丞。子渊，郓州寿张主簿。子建，河南伊阙尉。子皋、子英，未仕也。女七人，适蕲州黄梅令李纲、尚书职方员外郎马渊、中班殿直侍其珪、进士程行、大理寺丞刘士邵、邓州穰县主簿李毅、进士张伉。

君为人志意广博，好智谋奇计，欲以功名自显，不肯碌碌。所至威令大行，远近皆震。然当是时，天下久平，世方谨绳墨，蹈规矩，故其材不得尽见于事，而以其故，亦多龃龉，至老益穷。然君在撼顿颠踬之中，志气弥厉，未尝有忧戚不堪之色，盖人有所不能及者也。君尤笃于好善，一时与之游者，皆当世豪杰、知名之士。若予者，亦君之所厚。故君之葬，其子来属以铭，而予不得辞也。君葬于其卒之岁某月某甲子，而墓在郓州之某乡某原。铭曰：

维特材，志横出。世拘牵，困羁鞮。见事为，万之一。形则潜，名不没。

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

王氏其先太原人，世久迁徙，而今家抚州之临川。公讳益，字舜良。曾祖讳某，不仕。祖讳某，以子故赠尚书职方员外郎。考讳某，以公故，即其家拜卫尉寺丞。

公祥符八年举进士及第，初为建安主簿。时尚少，县人颇易之，及观公所为，乃皆大畏服。其督赋税，未尝急贫民。或有所笞罚，唯豪剧吏耳。以故建安人尤爱之。尝病，阖县为祠祷。改临江军判官。军多诸豪大姓之家，以财力自肆，而二千石亦有所挟为不法，吏乘其然，乾没无所忌。公至，以义折正二千石，使不能有所纵，以明惮吏，使不敢动摇。居顷之，部中肃然。诸豪大吏见公皆侧目而视，至以鄙言目公曰：“是不可欺也。”卒不得已，以他计出公。领新淦县，县以治闻。去，改大理寺丞，知庐陵县。又改殿中丞，知新繁县。县有宿奸数人，公既绳以法，其余一以恩信遇之，尝逾月不笞一人。还知韶州，改太常博士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岭以南素习于夷，无男女之别。日浸月滋，为吏者师耳目，谓俗止如此，凡奸事虽得，有可已者，皆不究。公曰：“夫所谓因其俗者，岂谓是邪？”居郡，求奸事最急，苟有萌孽，一切摘发穷治之。属县翁源多虎，公教捕之。令欲媚公，言虎自死者五，舆之致州，为颂以献。公使归之曰：“政在德不在异。”州有屯兵五百人，代者久不至，欲谋为变。事觉，一郡皆骇。公不为动，独取其首五人，即日断流之。或请以付狱，公不听。既而闻其徒曰：“若五人者系狱，当夜劫之。”然后众乃服。韶居南方，虽小州，然狱讼最多，号难治。公既以才能治之有余，遂以无事。又因民之暇时，为之理营驿，表坊市道巷，使皆可以久远为后利。归丁卫尉府君忧，服除，通判江宁府，改都官员外郎，二千石常以事倚公，公亦为之尽。宝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官，享年四十六。

母谢氏，封永安县君。娶徐氏，又娶吴氏，封长寿县君。子男七人，曰安仁，曰安道，曰安石，曰安国，曰安世，曰安礼，曰安上。女一人嫁张氏，处者二人。安石今为大理评事，知鄞县，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，明年某月诏曰“可”，遂以某月某日与其昆弟奉公之丧，葬江宁府之某县某处。

吾尝闻乡里长老言，公为人倜傥有大志。在外当事辄可否，矫矫不可挠。及退归其家，敛色下气，致孝于父母，致爱于族人之间，委曲顺承，一以恩自克。位不满其志，故在外之所施用者，见于小而已，今吾所书是也，其大可知。则家行最笃已，先人尝从公游，其言亦然。而吾又与安石友，故得知公事最详。其将葬也，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，遂为之铭其尤可哀者也。铭曰：

公堂有母，老不觉衰。公庭有子，仁幸而才。世所可喜，公两弃之。莫不皆死，公有余悲。

洪渥传

洪渥，抚州临川人。为人和平。与人游，初不甚欢，久而有味。家贫，以进士从乡举，有能赋名。初进于有司，辄连黜。久之乃得官。官不自驰骋，又久不进，卒监黄州麻城之茶场以死。死不能归葬，亦不能还其孥。渥里中人闻渥死，无贤愚皆恨失之。

予少与渥相识，而不深知其为人。渥死，乃闻有兄年七十余，渥得官时，兄已老，不可与俱行。渥至官，量口用俸，掇其余以归，买田百亩居其兄，复去而之官，则心安焉。渥既死，兄无子，数使人至麻城抚其孥，欲返之而居以其田，其孥盖弱力不能自致，其兄益已老矣，无可奈何，则念辄悲之。其经营之犹不已，忘其老也。渥兄弟如此无愧矣。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，及至赴人之急，早夜不少懈，其与人真有恩者也。

予观古今豪杰士传，论人行义，不列于史者，往往务摭奇以动俗，亦或事高而不可为继，或伸一人之善而诬天下以不及，虽归之辅教警世，然考之《中庸》或过矣。如渥之所存，盖人之所易到，故载之云。

邪正辨

正者一，邪者十，乌知正者之为正，邪者之为邪欤？曰：考其实焉尔。言者曰：“某正人也。”必考焉，其言与行果正也，犹曰无乃其迹然欤？必也本其情，情果正也，斯正人也。曰：“某邪人也。”必考焉，其言与行果邪也，亦曰无乃其迹然欤？必也本其情，情果邪也，斯邪人也。必本其情者为之，迹亦可以必信也。迹之未可以信者，有无之，有似之，有构之者也。以正人焉，俟之勿疑之也，有间之必辨焉，不阴受之也。以邪人焉，处之勿迩之也，有助之必辨焉，不阴受之也。审邪正之术循是也，不失矣。

抑未尽于是也。孰谓未尽？任与责之之谓也。正者曰：“天下未治也。”以天下之事考之，见未治焉，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？邪者曰：“已治矣。”则思曰：我之天下未治也。正者曰：“用是策可以治。”以先王之道、人之情考之，见可以治焉，安得不用其策邪？邪者曰：“彼策也，不可用。”则思曰：我考之可用也，必也待其终而质其效。不戾于其始也，有赏，戾则有咎。未至于其终而质其效，赏与咎无所委焉。不苟然而易也，任与责之之术如是也。故正者得尽其道，邪者不得其间于冥冥之间，于计也素定，于信用也不轻以蔽，于号令也一，于赏罚也明，于治也几矣。考之其实尔，此之谓也。不知正者之为正，邪者者之为邪，岂异焉？不此之尚而已。言者曰：“某正人也，某邪人也。”因亦曰：“某正人也，某邪人也”，于其言与行则未之考也。苟考焉，则亦其迹而已矣，或无之，或似与构之者也，于其情则未之考也。以正人俟之，或疑焉，有间之者则阴受之，不之辨也；以邪人处之，或迩焉，有助之者则阴受之，不之辨也。正者曰：“天下未治也。”邪者曰：“已治也”。邪者胜正者十常八九，以天下之事考之耶？则未尝也。任正者之策，邪者曰“可置”，则必置之。以先王之道、人之情考之，待其终而质其效，正者赏与咎耶？则未尝也，其于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。夫然，故正者不得尽其道，邪者得间之于冥冥之间，于计无必定也，于信用轻以蔽也，于号令也二，于赏罚也不明，于治也疏矣。正与邪两尊焉，一曰而有败，乌有职其责者欤？

或曰：“大贤大佞之不可以考其实也。”曰：子之言不可以考其实者，不以大贤之为贤，大佞之为佞，或无其迹欤？吾固言之也，无其迹则孰由而知之欤？必也本其情之谓也。本其情，是亦考其实矣，岂不可欤？知不循其迹，又不本其情，而欲知其贤与佞，顾非不可欤？然则子之言者，恶其迹之难知也。吾云尔者，以其情而知之也，其意易者鲜矣。

论　习

治乱之本在君之好恶，好恶在所习。少习也正，其长也必贤；少习也不正，其长难与共为治矣。不幸而然，则将磨之。孰能磨之？择人焉。朝夕相与俱，出入言动相缀接焉，是则可磨之也。主然而是者助之，主然而违者替之，不释则极论之。勉焉。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，不见邪者而变焉，其志素定矣，然后可与共为治。其为大体，不亦艰且勤与？然于习之也，有渐矣，古之所以为治者，岂异焉？此众官不有任也，岂必人之不材也？朝夕未尝相与居也，出入言动未尝相缀接也，是焉而不能助，违焉而不能替，不释而莫之极论也。其蔽欲日益固，其为道日益拙，所见寺人女妇邪者也。其志素定矣未也？其可共为治乎？其为大体，不亦怠且忽欤？

噫！宰相虽尊也，然其见也有间矣。置斯职也，不慎欤！使职此者不尽也，而寺人女妇得其心，其谁曰可也？噫！左右侍从之官，其非所谓常伯、侍郎、给事、谏议、司谏、正言欤！

说　言

上之收群言，其务当而已。诚使贵且信者，其言非必不可以听也。贱且疏者，其言是则必可舍乎？否也，期为有补于治而已。夫然则岂惟上之失得可质焉？天下之邪正举白矣。

昔舜之达四聪、明四目也，故元凯在下不能抑也，四凶在上不能盖也，其治由此而已。昧者反此，喜是其所用，不广听，于其所忽，杂然当否莫有主也。岂惟上之失得不闻焉？天下之阴狡者举进矣。秦之敝以斯、高，汉之莽、禹，晋以荀、贾，唐以牛、李、裴、卢，其大效然已，可不惩欤？

或曰：“不已察耶？”曰：“绳其大慝，纾其小过，诛其实，弛其文，何察焉？”噫！吾有为而言之也，使贵且信者皆得其人，兹说其不可以已耶？

厄台记

淮阳之南地名曰厄台，询其父老，曰：夫子绝粮之所也。

夫天地欲泰而先否，日月欲明而先晦。天地不否，万物岂知大德乎？日月不晦，万物岂知大明乎？天下至圣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尧有洪水之灾，舜有井禀之苦，禹有殛鲧之祸，汤有大旱之厄，文王有羑里之困，周公有管、蔡之谤，孔子有绝粮之难。噫！圣人承万古之美，岂以一身为贵乎？是知合天地之德，不能逃天地之数；齐日月之明，不能违日月之道。泰而不否，岂见圣人之志乎？明而不晦，岂见圣人之道乎？故孔子在陈也，讲诵絃歌，不改常性。及犯围之出，列从而行， 怡然而言，美之为幸。又曰：君子不困，不成王业。果哉！身没之后，圣日皎然。文明之君，封祀不绝。有开必先信其然也。

於戏！先师夫子聘于时，民不否；迍于世，民不泰也。否则否于一时，泰则泰于万世。是使后之王者知我先师之道，舍之则后，因之则昌，习之则贵，败之则亡，道之美此，孰为厄乎？

号令辨

令必行，则民信上而尊其令，令二三则反此。天下之所以归其上者，以令行也。今也，朝与一事焉，暮或夺之；暮夺一事焉，或不越宿而与之。二三孰甚焉？使民安所从而守之耶？又不务实也，故令发于朝，出于市，布于野，民则曰：“非必行也，非可信也。”脱然去之而莫顾，已而果不行不信也。是不独道民二也，又滋之使易其上也。所以使民能一其归者几何？其不损焉，行之乎久，得无失执重以召败耶？然则如之何？曰：要之议于朝也，稽其本末，审其利害，为可久之意焉，如斯而已，可也。

书虏事

妾之移人，自至也者，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。如知之，古今岂有败哉？予尝悲汉高帝之英伟绝特，光武之仁明，而至于爱恶于其子。以及魏武，忮险绝世，其心非复人也，至其且终，眷眷于所昵，与小夫懦竖无异。此二谊主、一暴臣，皆非常之人也，及蔽之来，虽英伟之量、仁明之器、忮险之性皆不能免，况中材乎？故曰：妾女之移人自至也。自至也者，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，非信哉？及观向之书虏事，则又知虏之陆梁，暴恣而蔽于帷帐之间，不能自知，死之日卒大乱其国，然后知妾女之祸，非特甚于中国也。吁，可畏哉！吁，可畏哉！

杂说·说官

古者命官各因其材，而致于久也，则必总核而升绌之，所以适于治之要也。帝王之法皆然，而尤详于舜。舜之分任九官，其人皆禹、稷、皋陶仁智大人也。然而既知水土，必以为司空，不以为虞；知五教，必以为司徒，不以为士师，以有宜也。三年一考绩，九年一绌陟。水土不治责司空，蛮夷奸宄不禁责士师，以有守也。其法之大较，鲧一以不胜任而殛死焉，盖明其材，分付责任，久其岁时，严其诛赏也如此。故百官各尽其能，务治其业而以赴功，则舜无为已。

后世不然，自公卿大夫至于百执事，每一官之■，则有司诎指计资之先后而升之，不然则择其或有执重、或得人间之誉者而升之。升之者一涂人之材，而偏历群有司之任，未尝计其能否、优劣、宜不宜也，用人之敝至不精于大臣，况其他耶？此苟全其私而忘其所以公，进贤退不肖之弊也，深戾所谓各因其材也。而当迁者概以三岁为限断，少者再岁、一岁、甚者不穷月盈时而迁耳，非可以至夫三年、九年、屡考而又绌陟也。即天下迁举，每岁得失可责吏部乎？天下钱谷，每岁登耗可责度支乎？自公卿大夫至于州县吏、莫非居其位而不任其责者也。万事之众，王者独治而已。而吏之输钱赎罪，或免于位，或徙或诛者，一切触法耳，非为不胜任也。是一皆违古，进之不循其材，用之不久其时，侵其职而忘其责，故百官之于万务也，皆怠而忽，为国或百年，上之事繁且勤，而不足以致治也。噫！何久而不思变也？曰：如之何而可？曰：求庶于古而变之。

杂说·说宫

室堂奥备然后为宫。宫，贤有力者之所有也。若乃为之，则非贤有力者之所能也。故有材木于此，虽累千万，必待匠人焉。尔匠人之为之也，广轮高下，横邪曲直，一板以上皆有法也。巧既收于心，绳墨刀尺皆应于手，其成也必善。巧既夺于心，绳墨刀尺皆戾于手，且以高者为库，直者为钩也，其卒可以成自善乎？有若公输在，肯舍法度而利之乎？不肯，则将得拙工，而嗜利者从之，为之穷岁月，耗材与力，至竭而已耳。

今夫天下之为公也，人主之所安而有也，州县有司之为室堂隅奥也，万机之为材木也，人主之所不能自治也，其势必付之人。付之而当且颛，则辑矣。付之而当否未前定，又一一束缚之，其异于戾匠人也亡矣。有圣且贤，肯枉道而就之乎？不肯，则易而他使。使圣且贤则犹是也，又易而他使，则得庸者、邪者而从之与之，日夜力为之，至尽败万事而已耳。秦之亡其宫也，以此。